

高級中學用

國文讀本

第二冊

一九三四



目錄

✓ 趙良說商君

✓ 蘇秦以連橫說秦

✓ 琵琶引

吶喊自叙

王政（孟子選）

✓ 德化

✓ 商君變法

○ 魏公子列傳（節錄）

○ 論批評

○ 爲兄上書

與朝歌令吳質書

目錄



勉學篇

✓ 將進酒

苦悶的象徵

✓ 弔古戰場文

✓ 送李愿歸盤谷叙

○ 郵亭題壁詩

人間苦與文藝

○ 快哉亭記

✓ 秦良玉守石柱檄文

辛稼軒詞（選）

古文學

✓ 祭妹文

✓ 湖心泛月記

✓ 可惜太聰明了

琵琶記吃糠

✓ 中國文學改良芻議

上大總統書

○ 滬濱雜感

✓ 小品文

父歸

目 錄



高中國文讀本

趙良說商君

卷之三

魏注法曰宗室者大

威非石功者又

陳列者若

也宗室者大

魏注法曰宗室者大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

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

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

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

，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歟？」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

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堯舜之道，

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

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

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

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

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
夫，刑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

。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

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

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欺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

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世。

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謔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

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

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

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

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

左有五刑說
刑荆則定

左有
景監

昭

樓

核
公文公

西戎
之君

刑

同
南

被
褐
食
牛

上
左
五

物
本

益

大
深
而
死
實
命
高
且
時
左
外
為

他

傷車十餘，
事皆自之也，
死也。

人也。汝若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膠乘，持矛而搯闔戟者依，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籠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持商君弗從。

高中國文讀本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據漢史載秦惠王
元年蘇秦來說

既而

據漢史載秦惠王
元年蘇秦來說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

胡以居，趙國北

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澠、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

秦活為活，秦

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

秦國，趙人

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

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

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

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

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

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

蘇秦以連橫說秦

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

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

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

。衍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

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

。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

敵際。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慆於教

，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

歸。羸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

不下紉。嫪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嫪不以我

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

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遑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抗。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

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嫫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嫫！何前倨而

後卑也？』嫫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

親戚不即作，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親戚不即作
中人解其金
曰：「姑媿親之
狹義我時也」

元
年
上
下
唐
書
卷
八
十
一
四

引為代歌一併折行
閑如長歌三三三

琵琶

引

古詩
并序

白居易字樂天，唐陳州下邳人。官至左拾遺，長安大夫，諡文和。諷刺觸弊，同僚誣害，流落九江。居易元白詩，元白詩，居易元白詩，居易元白詩。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

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

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

曲罷，憫默，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

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

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

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一

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琵琶引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一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一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

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

嘈嘈一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

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

水泉冷澀絃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

別有幽情一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

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伏，教成每被秋娘妬。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雲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

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

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買茶去。去

來江口守空船，遠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淚濕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潯江地低溼，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日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嚙難爲聽。今
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高中國文讀本

吶喊自序

魯迅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却，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爲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爲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爲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

，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二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

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鬪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前所感到者爲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

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漸清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殮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綫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爲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爲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

王 政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斄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

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黷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君子遠庖厨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

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曰：「否，吾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陸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德化

一八四一八

韓非子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其年，叻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其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著齷，舜往陶焉，其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

其人曰：「堯爲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能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

德

化

一

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

『且舜救敗，成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亦後

『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亦亦

商君變法

史記

史記三傳載。

史記卷六十五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商君本紀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

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

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

，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

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

，不肖者拘焉。」杜轡之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

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

長，卒定變法之令。

商君變法

之法善保，十家
相連。

收司一家犯法

九家相連，其

不生獲則八家同

犯法，其家連而

免罰。

史記紀法

刑罰加國威留亦法

有及之村城之

四丈，其

事野不虛，不

可謂之

其不

由王

無其

其

其

其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判罪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擊；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無其，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魏公子列傳 (節錄)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視，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爲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人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

「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

『公子曰：『晉鄙確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

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論批評（選自社會科學季刊）

陳大齊

現在我們中國，因為思想解放，遂生出一些極紛亂的議論；試把社會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拿來考慮一下，個個都有極歧異的說法，至這些相異的理論中。有的以四千年傳統的思想做根據，有的以輸入的西洋思想做根據；新舊兩途，各走極端，彼此詆議，莫衷一是，我們對於這種紛亂現象，並不抱悲觀的態度；因為思想絕不可定於一尊，思想愈多愈精密；正確的真理，就出於紛亂的議論中，不過這許多不同的理論，決不能都是合理的完密的，虛妄的和違反論理的，一定很多，要想在真偽混淆裏邊，分別出真正的是非，使僞者不能亂真，真理不至於埋沒，那就須有人負批評的責任了。但批評亦談何容易，不正當的批評與虛妄的議論，同為真理的障礙物，所以我很希望在這議論紛亂的時代，有些能做正當批評事業的人，把一切烏烟瘴氣的議論，掃除廓清，理出一個真正的是非來：今天提出論批評這個題目，與諸位討論，也正是這種意

思。

(一)

批評一件事情，總不出贊成與反對兩面，我們認爲合理的就表示贊成，認爲不合理的就表示反對；按照這種性質，可以把批評分成兩種：贊成的批評和反對的批評，這兩種批評，都是很重要的，不可少的，以下分別說明。

一贊成的批評 在這一方面，我們要把贊成二字的意義看清，所謂贊成某種議論者，是我們承認牠是合理的，並非對於立議人有討好的意思，所以贊成的批評，要把理論上的優點，一一指出，並說明所以合理的原故，使他人看了都能認識牠的精彩地方；不是徒爲稱道獎譽之詞，以阿諛其人，因爲在實際上，有時某種議論，確乎含有許多優點，而一班人看了，往往像走馬看花一樣，覺察不出牠的精彩，必經有人說出，才能了解，所以越是在議論紛亂時代，贊成的批評越是需要；一方面指出真理，使不至爲紛亂的議論所埋沒；一方面更可做真理的聲援，使不至受無理的摧殘，以增立論人的勇氣。

二 反對的批評 反對的批評，不是惡意的，故意和作者爲難；是要指出某種議論的缺點——理論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主張上怎樣的不合，使作者或表同情於作者的人，因批評而覺察自己的誤點，好想法去修正或補足，使一種議論達到完美的地步。批評是就事而言，所反對的是理論，不是立論的人，這一層切不要誤會。

從上看來，無論那一種批評，都是以理論爲對象，並沒有什麼阿諛或惡意在裏面，所以作批評文字的人，贊成也好，反對也好，絕不可存畏忌或嫌疑的念頭，贊成不必畏縮，反對更無慵懷疑，我們只是本著自己的見解，來做理論上的討論，無論持什麼態度都可以，同時讀批評文字的人，也要拿這種眼光看去，萬不可先存主觀的色彩，推測論者的用心，猜疑他有阿諛的作用，或惡意的攻擊。

又凡批評一種事理，不一定純持一種態度。普通的人往往因爲反對某種議論的一部，并其餘完善的合理的部分，也不敢贊成；或因爲贊成某種議論的一

部，并其他虛妄的誤謬的地方也不敢反對；這都是不對的，不應該的。因爲我們批評的對象是理論，理論合的地方，我們當然要贊成；理論不合的地方，我們當然要反對。絕不能因反對不合理的地方，並其他合理的也反對，因贊成合理的地方，并其他不合理的也贊成，所以批評一件事情，同時可以持兩種態度，對於一篇議論，反對前半，也可以贊成後半，反對後半，也可以贊成前半；都不失爲正當的批評，絕不可持『固』『必』的念頭。

(二)

由他方面，更可分爲論理上的批評，和主張上的批評兩種；主張上的批評又稱實質上的批評，以下分開解釋。

論理上的批評 這一種批評，是專在形式上着眼，只看他推理的方法，有沒有背戾的地方，是否全合於「*logos*」的規律；至於議論的內容，如所引理由的真僞，方法的適用與否，就一概不問了，例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一件事實，我們不論矛盾盾堅的實在程度，但據其所譽矛盾盾堅的情形，斷定他言論

的謬誤，這就是論理上的批評。

主張上的批評 這種批評，和上一種恰相對待，不問推論的形式，是否有違反 Logic 律令的地方；但看他所據的事實，有沒有根據，所採的方法，能不能實行。如歷史上的記載，不論他寫的怎樣圓滿，僅從實際上考證他所根據的真偽，又如有人做打倒軍閥的論文，不管他說的怎樣合理，只考慮他所說的方法，斷定牠能否實現，這樣不管立論的形式，僅就實質或方法上着眼，就是主張上的批評。

這兩種批評，常常並用；一方面做論理上的批評，一方面更可做主張上的批評，有時也可只做一面的批評；在論理上表示態度，而不問主張如何，或至主張上表示態度，而不問論理如何

(三)

以上批評的分類，一方面有贊成的批評，和反對的批評兩種；一方面又分爲論理上的批評，和主張上的批評兩種。綜合這兩方面，我們更可析爲下列四

類：

- (一) 論理上的贊成批評
- (二) 論理上的反對批評
- (三) 主張上的贊成批評
- (四) 主張上的反對批評

這四種批評，是純粹對立的，並沒有連帶的關係，所以在主張上表示贊成，同時在論理上可以反對；或在主張上表示反對，同時在論理上却不必反對，常人每因論理上的反對，以爲主張上亦須反對；或因主張上的反對，以爲論理上亦必反對；這實在是一種誤會，因爲論理誤謬，主張未必虛妄；有時理論上說得過去，主張却未必正當；二者並沒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斷不可據一面以推測他面，以下一一舉例來說明。

爲什麼在論理上反對，而在主張上可以不反對呢？現在引一段成文，做說明的例證，新青年二卷四號，陳獨秀有一篇論孔教的文章，我們節取一段於

下：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之孔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胡適之爲吳虞文錄做序，還引過這段話，並在後面加了申明，說：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胡適文存卷四，二二五頁，）

陳胡二先生所做的，都是攻擊孔教的文章；上面所引的，都是他們推論孔教應當攻擊的理由的一段話，他們的主張，我是很贊成的，因爲孔教確乎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是他們這兩段話，未免有點語病在，論理上有些不圓滿，恐怕不足以問執言者之口，如果我們要把這種推論的形式，應用起來，便生出許多的流弊；胡陳二位推理的方法，我們可以把他變成下列的形式：

何以甲不假借乙，而必假借丙？故丙爲非。

照着這樣的公式，把各種問題填進去，可以得許多推論，如：現在有一種污穢墮落的文字，上海如黑幕小說之類，都是些最無價值，最不堪入目的文章，却都採用白話，假借新文學的名義；那末攻擊新文學的人，也可以說：

何以那一般黑幕類小說，不用古文，而必假借於新文學？所以新文學無價值。

又現在的妓女，往往仿效女學生的裝束，我們也可以借此反對女學生，說：何以那一般的妓女，不學別的服裝，而必仿效女學生？故女學生當反對。又最近臨城劫車土匪，自號『建國自治軍』，那末我們也可以說：

何以臨城土匪不假借別的名義，而必假自治爲名？故自治主義是不可尙的。

以上諸例，都與胡陳的推理方法相同，形式上一點差異也沒有，但是那一件能視爲正確呢？恐怕找不出來罷！所以反對某種事實，必須指出牠應受攻擊

的實在理由，一切無根據的推論，是最當排斥的，孔教之受人攻擊，自有他受攻擊的原故；陳胡之反對孔教，也自有正當的理由，這些地方，都不在我今天所講的範圍之內；並且我對於他們的主張，也很表同情，不過他們謂孔丘爲後來漢宋諸儒所假借，便斷爲孔丘應該反對的條件，這種推論的方法，實在不敢贊同。

據以上看來，我們對於陳胡推理的形式，表示反對；但是對於他們議論的實質，仍然表示贊成。論理上的缺點，既不能影響於主張，我們又何妨在論理上反對，而於主張上贊成呢？這樣的例很多，今再舉一事如下：

去年宗教同盟發生後，惹起一般人的反對，^又有非宗教同盟之說，往還攻訐，鬧得非常利害。記得上海某報，曾刊一篇某君評論非宗教同盟的文章，因爲非宗教同盟者，所以排斥耶教的理由裏，有一段說道：

宗教這種東西，是侵畧的行爲，我們應當極力排斥，絕對不可提倡，前清季年在山東德州兩個耶穌教士被殺，德國人藉口佔據青島，這不是明證麼

？所以宗教毫無存在的價值。

他反對宗教的理由，是因為宗教有侵畧的行爲，而引起山東殺教士，德人佔青島爲證。某君覺得這種推論的形式，有些牽強，他的評論的大意，是：德國佔青島伸張勢力，是不是全由於宗教而起？這種侵畧的行爲，是不是宗教必至之結果？假使當年被殺的不是教士，是兩個科學家，我們也可說科學家有侵畧的色彩麼？所以德國之佔青島是一事，山東殺教士又是一事，我們當分別評論，絕不能以一時的巧合，遂令其間發生因果的關係，將德國東漸之罪加諸宗教之身，並斷定宗教是侵畧的行爲，據以爲攻擊宗教同盟之理由，某君又聲明他說這一番話並不是一個宗教的擁護者，他也是反對宗教同盟的人，不過反對宗教，自有反對的原故，要像這種推論，他絕不敢同意，某君以爲他們的主張雖是，他們的論理却非，所以某君對於這一個議論，也是論理上的反對和主張上的贊成，論理不能影響於主張，這又是一個證例了。

所以批評一件事，在論理上反對，而在主張上却大可以不反對，二者是對

立的，並沒有連帶的關係；反言之，在主張上面贊成，未必在論理上也贊成。其次在主張上反對，而在論理上有時却可以不反對；因為有時在論理上還可以說得過去，而實質上却不成立。就是一種議論，但求形式上無過，未必便能因此證明牠的實質是無過。我們拿最近的思想傳達說，做說明的例證。

吾人傳達思想的工具，普通爲言語，文字及姿勢三種；而在他一方面，用耳或目，從感覺機關收入，受者可以了解；但近來有一種論調，謂思想傳達不必藉語言文字或姿勢三種，在他一方面也不必專賴着感覺的機關。譬如這裏有一個人，他有一種思想，並不用發於言語，或記以文字，或用姿勢表出，而旁人也往往能感到他的思想，這是一種新創的學說，信之者頗不乏人。相信這種學說的人，想拿了感官進化的事實，用類推法證明這件事實的可能，以爲生物最初的感官只有皮膚，後來逐漸發達的結果，才有我們人類今日所有的各種感官，可見感官的數目，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感官的種類是由少變多的。既然最初只有以皮膚爲感官的生物，及進化了以後，才有具備各種感官的人類，並且

進化是無窮的，則我們人類斷斷不會只有現在所有的感官而不能增益，人類正在進化中，感官也正在進化中，所以人類於現有感官以外，現在新添一種官能可以不藉視聽等感覺知道別人的思想，這於論理上並沒有什麼錯誤的。既用類推法證明思想傳達的可能，於是又有人倡腦波說以證明思想傳達也有生理的基礎。

『腦波』說是要說明一個人不用言語文字或姿勢來表示自己的思想，他方面也不藉耳目等感覺機官的收入，彼此就可以傳達思想的原因。這種學說的大意，謂人的生理作用和心理作用相應，所以一個人心理上起一種思想，腦中就發出一種與之相應的波動，這種波動和音波相類，能由近及遠，依次向外傳佈，在他一個人受了這種波動時，腦中起同樣的波動，和發音體共鳴的作用相同，就可以感到那一個人的思想，例如一個大有『』這樣的一個思想，腦中便起了這樣的一種波動；這種波動向外傳佈，他人受了時，腦中也起一種同樣的波動，就能知道那個人有『』這樣的一個思想。

在光學上有光波說，音學上有音波說，都是說光明和音能够傳到遠方的原故，今在思想傳達的問題上立了一個腦波說，謂思想不藉言語文字或姿勢與耳目的感覺，可以彼此傳達，說來未嘗不圓滿，論理上並沒有什麼衝突；也以感官進化的事實爲基礎，藉類推法以證明思想傳達的可能，於論理上也頗說得過去，所以思想傳達說純從論理的形式上看來，似乎並不和從前的理論相衝突，並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但我們從實質上看來，現在却不能不暫時取反對的態度，因爲思想傳達這種事實還沒有經過科學上嚴密的證明，凡未經科學以嚴密的方法證明其爲事實的，雖在論理上並不和別的理论相衝突，我們總不能承認其爲事實；思想傳達說在論理上雖然說得過去，奈實際上沒有堅固的根據何？所以對於這個問題主張上要反對，但在論理上却大可反對，這兩種態度，並不能互相影響。

講到這裏，有一點我們須有明白，就是理論生於事實，事實有根據，然後再看理論上怎樣，如果事實尙未證明，那種理論當然沒有存在的價值，所以事

實可以打倒理論，而理論不能推翻事實，今思想傳達一事，果能證實，再加上極圓滿的腦波說，我們自必完全贊成；不過實際上能否成爲事實，尙未確定，則論理上雖說得過去，却不能強我們在實質上贊成。

把以上說的話總結起來；可以得到四個要點：

- 一、贊成的批評，不是阿諛，要討好於作者；
- 二、反對的批評，並非惡意的；故意和作者爲難；
- 三、論理上反對，主張上未必反對；
- 四、論理上不反對，未必主張上一定贊成。

(四)

批評的種類和意義，略如上述，以下我們再講批評時應當注意的幾個條件；換言之，就是批評時應持的態度。

批評的目的，在辨別是非；所以我覺得批評時，當就是非而論是非，決不可離開是非而論是非，現在一班人，的確天天在那裏做批評的情事；

但他們批評時，往往離開是非去定是非，關於這一層，最容易犯的有下列四點：

一、新舊的觀念 普通的人，批評一件事，不就是非立論，却離開是非，在新舊上着眼：尤其是現在我們中國人，往往先存下新舊的觀念，所以無論對於什麼問題，說來說去，總囚在新舊的圈子裏，找不出真正的是非來，一般喜新厭故的青年，歡迎奇異的論調；凡從來所無的思想或新穎反常的言論，他們都認爲合理的——是的。而在他一方面，那些抱殘守闕的耆老，崇拜過去的偶像；凡是前代遺傳下來的東西，或古人留下的議論，他們都認爲合理的——是的。前者以新爲是，而一切舊的都爲非；後者又以舊爲是而一切新的都爲非，照他們的眼光看來，批評並沒有什麼難處，是非也極容易判定，——只要能够分別新舊，就可以決定是非。其實是非的標準，何嘗那樣簡單！新的未必皆是，而舊的不能全非，同時舊的未必皆是，新的也不能全非，是非非但不能以新舊爲標準而新舊且絕不與是非相關：新舊是就事實來說——時間上的問題，是

非乃就價值而言，事實價值，儼然分爲兩途，是非新舊萬不可混爲一談；吾人求是非，當求之是非之中，決不能求之於新舊，是非自身，各有牠的標準；如我們講美的價值，有美的是非標準；講人生行爲的價值，有倫理學上的標準，都與時間問題，毫無關係，從前的人：以舊爲是，以新爲非，固然誤謬；現在的人，以新爲是，以舊爲非，又何嘗不是錯誤呢？不過另換一個方向罷了！我們如今所要改革的，不在方向的差別，是要明白新舊是非，完全相離；不能把舊當做是，把新當做非，也不能把新當做是，把舊當做非，如果我們聽了一種議論，或看了一篇論文，一定要在論理上或主張上求是非，斷不可分別新舊，用做批評的對象。

至於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到底怎樣不同，現在不能細說了；我有一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在社會科學季刊第三號發表，諸位可以參看。

二、社會關係 這一個名詞，實在不很合適，不過在沒有相當的規定以前，只好這樣的說下去。一個人在社會上，就位置言，有尊卑的不同，就人與人

的關係言，又有上下的分別。吾人批評一種議論，常常爲這社會的關係所左右，致離去是非以定是非。我國舊日的思想，多以尊者在上者爲是；在政治上，皇帝最尊，所以皇帝的話一概都是金科玉律，絕不容臣下辯駁；家庭方面，父母居上，所以無論什麼問題，都要拿父母做單位，而責子女以服從的義務；近來却反過了，凡卑者在下者又常常佔在是的方面。人民的言論，都是對的；居高位者的行爲，都是錯的。家庭發生衝突，總是說父母壓制，子女不得自由。這兩種思想，雖處於反對的地位，而一樣都是錯誤，只有方向上的差別就是了。尊者在上者的言論，不能全是，而卑者在下者的行爲，也不能全非；是非的標準，決不在那些尊卑上下裏面。是非是一種極繁雜的東西，實在不容易判定，怎樣會有一方面全是，一方面全非的定理？我們一定要把這些社會上的關係除去，然後纔能得着真正的是非。又如工潮問題，在舊日總以爲工人的行爲不對，主人絕沒有不合理的地方；到現在又都成了資本家的罪惡，而工人總沒有不合理的時候，其實資本主義，是另一問題；工人鬧風潮，自有鬧風潮的原因

，不能拿資本主義的善惡，來判斷一切工潮，我們只好就事論事，工人合理的要求，如爲工資或教育，當然要表示贊成；若工人的要求不合理，也一定要表示反對；卽如學潮，舊日都認學生爲無理，故意搗亂，今則學生到處都是，而又歸咎教育的當事人了，這樣的批評，眞算籠統已極，無論什麼問題，我們必須把牠的內容，詳細分析，然後批評判黑白；事前先有成見，臨時就難免偏袒了。果然校長教員腐敗，學生反對，我們當然亦贊成；但是現在常有許多無聊的學潮，大有可以不關之勢，而一班人也要贊成學生，這眞令人不可解了。時事新報上從前有人說過，現在幾乎成了『天下無不是的學生』的情形，這評語很確切，我們所當引以爲戒的。

批評的時候，宜就事論事，求是非於是非之中；若豫先有某方爲是，某方爲非之見，其弊與以新舊爲據者同，都是批評上所最忌的條件。

三、這一層沒有正當的用語，我們批評一種議論，只就事實上辨別是非，切不可拿自己平日所信仰的人或言論做根據，不要爲一方面的 *Advantage* 所鋼鐵蔽

，這種弊病，是最容易犯的，古今人都免不了，從前的人，常常拿孔孟的言論，做批評的根據，對於一件事實，自己並沒有分別出真正的是非來，只把孔子或孟子說過的話引來，籠籠統統底去斷定是非；近代的人，雖然打倒了孔孟的偶像，對於這兩位老先生失了信仰，但只能從這一個洞裏，爬到那一個洞裏，跳來跳去，跳不出旁人的羈縻；不過把孔孟換成幾個西洋人就是了，所以他們的論調，確乎不受孔孟的支配，而動不動做出「羅素云云」或「杜威云云」的種種言論，仍舊脫不了奴隸的根性。

1772年/英國科學家 1801年/英國科學家

我說這話，並不是教人處處都要與他人的議論反對，須知採用他人的言論，總要以自己做中心，對於一件事實，自己先有了一種見解，恰好他人也有與我同樣的見解，這時我們可以把他話引來，幫助我的議論。這樣做去，是完全以自己做主，他人的思想，不過爲我利用；不然只會附合人家的見解，那是依傍，是抄襲，打不破奴隸的根性。一樣的引用他的言論，能不能拿自己的見解做中心，是不是服從人家的思想，全仗着作者自己的努力了。

引用他人的言論，做自己批評的根據，已不能得到真正的是非；況且他人的議論，又往往只有一部分的真埋，并不能完全推用，如鼎鼎大名寫實派的文學家易卜生，在他所著的國民公敵一劇裏面，發表他對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見解，說：

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

易卜生這種論調，是很著名的，一班人很喜歡引用。教我看來，易卜生的說法，固然含有不少的真埋，不過文學家的見解，究竟和科學家不同，如果我們把他的言論嚴密的認真的推用起來，恐怕有誤謬的地方。照着易氏的議論，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那末現在議場中通行的多數表決制，可以取消，而在政治上，也須贊成君主專制了，難道說這都是正確的理論麼？近人一方面崇拜易氏的言論，一方面又主張德謨克拉西，（Democracy）主義：就要陷於矛盾的地位了。

所以無論引用任何人的言論，總須拿自己做中心，決不可模糊附和；何況

他人的言論·又非可盡量的推用呢？這也是我們批評時應當注意的一點。

四、人格 凡批評一種議論，新舊二面，或社會上的關係，都不能做是非的標準，而我們又不可爲 *authorly* 所支配，上面都講過了；以外還有一點是極當注意的，就是：我們論事，當就事實以別是非，斷不可牽及作者的人格，因爲人格的善惡，不能影響於議論；我們做批評的事業，是就事論事，自然也提不到人格上，但是常人往往以人格論事實，這是極不正當的態度。例如一個好飲酒的人，勸他的朋友不要飲酒，他的朋友回答他，說：『你自己飲酒，還來勸人呢？』他自己飲酒，固然是不好，但他勸人不飲酒，却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難道一個人的習慣不好，連合理的話都不許他說麼？又如王揖唐主張社會主義，許多人因而非之，這與上例是一樣的錯誤，社會主義是否正當，絕不能把汪氏的人格加入，我們只可就其主張，作公正之批評，不能蹈「以人廢言」之失。

最近國會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有的以爲在法律上沒有根據，於是引起許多

人的譏議，但是他們全不從法律上考慮；這種提議，到底有沒有堅固的根據，只去注意發言的人，而斥其爲擁閣派；又現在的大總統，有人謂據法律上的規定，任期已滿，當該去職，有些人聽了，他并不去法律上研究，只罵提議人受某方委託，運動最高問題；這些言論，都不是正當批評的態度。批評的對象是非，我們就事實以定是非就完了，何必要離開是非本身，去作者的人格上着眼呢？

末了兩種，都是Logic上普通的規則；因爲現在有許多人犯了這些弊病，所以詳細言之：我的見解如是，諸君以爲如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爲兄上書

漢和帝小舅十三年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道侯，位二千

班昭漢代人

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

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

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

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

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盡其力

，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彘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

久不見代；恐聞奸窳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

有猝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捐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

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思古者

爲兄上書

「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遣小國之臣，况超得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

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

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

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

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日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

姬。先請之貸。

衛姬向乃
先信四亦

自天子之命，而後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遣小國之臣，况超得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日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與朝歌令吳質書

曹丕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叅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高中國文讀本

勉學篇（撰抱經堂原本）

顏之推家訓

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消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

，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一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自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

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

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

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謔譁，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

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李白原易即人
此句化
鐘鼓饌玉不足貴
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
斗酒十千恣謔譁
主人何爲言少錢
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
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將進酒

一

高中國文讀本

苦悶的象徵 (節苦悶的象徵)

屈川白村著
魯迅譯

說到夢，我的心頭就浮出一句勃朗甯詠畫聖安特來亞的詩來：

—— Dream ? Strive to do, and agonize to do, and fail in doing.

—— Andrea dal Sarto,

「夢麼？搶着去做，拚着去做，而做不成。」這句子正合於弗羅特的慾望說。

據弗羅特說，則性底渴望在平生覺醒狀態時，因為受着那監督的壓抑作用，所以並不自由地現到意識的表面。然而這監督的看守鬆放時，即壓抑作用減少時，那就是睡眠的時候。性底渴望便趁着這睡眠的時候，跑到意識的世界來。但還因為要瞞過監督的眼睛，又不得不做出各樣的胡亂的改裝。夢的真的內容——即常是躲在無意識的底裏的慾望，便將就近的順便的人物事件用作改裝的傢伙，以不稱身的服飾的打扮而出來了。這改裝便是夢的顯在內容 (Manifest-

ste Trauminhalt)，而潛伏着的無意識心理的那慾望，則是夢的潛在內容（*Latente Trauminhalt*），也即是夢的思想（*Traumgedanken*。）改裝是象徵化。

聽說出去探查南極的人們，缺少了食物的時候，那些人們的多數所夢見的東西是山海的珍珠；又聽說旅行亞非利加的荒遠的沙漠的人夜夜走過的夢境，是美麗的故國的山河。不得滿足的性慾衝動在夢中得了滿足，成爲或一種病底狀態，這是不待性慾學者的所說，世人大抵知道的罷。這些都是最適合於用弗羅特說的事，以夢而論，却是甚爲單純的。柏拉圖的共和國（*Platon's Republic*）摩耳的烏託邦（*Th. More's Utopia*），以至現代所做的關於社會問題的各種烏託邦文學之類，都與將思想家的慾求，借了夢幻故事，照樣表現出來的東西沒有什麼不同。這就是潛在內容的那思想，用了極簡單極明顯的顯在內容——即外形——而出現的時候。

搶着去做，拚着去做，而做不成的那企慕，那慾求，若正是我們偉大的生命力的顯現的那精神底慾求時，那便是以絕對的自由而表現出來的夢。這還下

能看作藝術麼？伯格森也有夢的論，以爲精神的活力（*Energie Spirituel*）具一感覺底的各樣形狀而出現的就是夢。這一點，雖然和慾望說全然異趣，但兩者之間，我以爲也有着相通的處所的。

然而文藝怎麼成爲人類的苦悶的象徵呢？爲要使我對於這一端的見解更爲分明，還有稍爲借用精神分析學家的夢的解說的必要。

作爲夢的根源的那思想即潛在內容，是很複雜而多方面的，從未識人情世故的幼年時代以來的經驗，成爲許多精神底傷害，積蓄埋藏在「無意識」的圈裏。其中的幾個，即成了夢而出現，但顯在內容這一面，却被縮小爲比這簡單得多的東西了。倘將現于一場的夢的戲臺上的背景，人物，事件分析起來，再將各個頭緒作爲綫索，向潛在內容那一面尋進去，在那里便能够看見非常複雜的根本。據說夢中之所以有萬料不到的人物和事件的配搭，出奇的 *anachronism*（時代錯誤）的湊合者，就因爲有這壓縮作用（*Verdichtungsbearbeit*）的緣故。就像在演戲，將縣延三四十年的事象，僅用三四時間的扮演便已表現了的一般

；又如羅舍諦（D. G. Rossetti）的詩白船（White Ship）中所說，人在將要淹死的剎那，就於瞬間夢見自己的久遠的過去的經驗，也就是這作用。花山院的御製有云：

在未辨長夜的起訖之間，

夢裏已見過幾世的事了。

（後拾遺集十八）

即合於這夢的表現法的。

夢的世界又如藝術的境地一樣，是尼采之所謂價值顛倒的世界。在那里有着轉移作用（Verschiebungsgarbeit），即使在夢的外形即顯在內容上，出現的事件不過一點無聊的情由，但那根本，却由於非常重大的大思想。正如雖然是只使報紙的社會欄熱鬧些的市井的瑣事，鄰近的夫婦的拌嘴，但經沙士比亞和伊孛生的筆一描寫，在戲台上開演的時候，就暗示出在那根柢中的人生一大事實一大思想來，夢又如藝術一樣，是一個超越了利害道德等一切的估價的世界。尋常茶飯的小事件，在夢中就如天下國家的大事似的辦，或者正相反，便是驚天

動地的大事件，也可以當作平平常常的小事辦。

這樣子，在夢裏，也有和戲曲小說一樣的表現的技巧。事件展開，人物的性格顯現。或寫境地，或描動作。弗羅特稱這作用爲描寫（Darstellung）。

(一)

所以夢的思想和外形的關係，用了弗羅特自己的話來說，則爲「有如將同一的內容，用了兩種各別的國語來說出一樣。換了話說，說是夢的顯在內容者，即不外乎將夢的思想，移到別的表现法去的東西。那記號和聯絡，則我們可由原文和譯文的比較而知道。」（Op. Cit. S. 222）這豈非明明是一般文藝的表現法的那象徵主義（Symbolism）麼。

或一抽象底的思想和觀念，決不成爲藝術。藝術的最大要件，是在具象性。即或一思想內容，經了具象底的人物，事件，風景之類的活的東西而被表現的時候；換了話說，就是和夢的潛在內容改裝打扮了而出現時，走着同一的徑

註（一）關於以上的作用，詳見 Sigm. Freud Die Traumdeutung, S. 222—273.

路的東西，纔是藝術。而賦與這具象性者，就稱爲象徵（Symbol）所謂象徵主義者，決非單是前世紀末法蘭西詩壇的一派所曾經標榜的主義，凡有一切文藝，古往今來，是無不在這樣的意義上，用着象徵主義的表現法的。

在象徵，內容和外形之間，總常有價值之差。即象徵本身和仗了象徵而表現的內容之間，有輕重之差，這是和上文說過的夢的轉移作用完全同一的。用色采來說，就和白表純潔清淨，黑表死和悲哀，黃金色表權力和榮耀似的；又如在宗教上最多的象徵，十字架，蓮花，火燄之類所取義的內容等，各各含有大神秘的潛在內容正一樣。就近世的文學而言，也有將伊亭生的建築師（英譯 The Master Builder）的主人公所要揭在高塔上的旗子解釋作象徵化了的理想，他那游魂（英譯 Ghosts）裏的太陽則是表象那個人主義的自由和美的。即全是借了簡單的具象底的外形（顯在內容），而在中心，却表顯着複雜的精神底的東西，理想底的東西，或思想，感情等。這思想感情，就和夢的時候的潛在內容相當。

象徵的外形稍爲複雜東西，便是諷喻(allegory)寓言(fable)此喻(parable)之類，這些都是將真理或教訓，照樣極淺顯地嵌在動物譚或人物故事上而表現的。但是，如果那外形成爲更加複雜的事象，而備了強的情緒底效果，帶着刺澈底性質的時候，那便成爲很出色的文藝上的作品，但丁的神曲(Divina Commedia)表示中世的宗教思想，彌耳敦的失掉的樂園(Paradise Lost)以文藝復興以後的新教思想爲內容，待到沙士比亞的哈謨列德來暗示而且表象了懷疑的煩悶，而真的藝術品於是成功。(一)

照這樣子，弗羅特教授一派的學者又來解釋希臘梭孚克里斯(Sophocles)的大作，悲劇阿迭普斯，立了有名的——Oedipus Complex (阿迭普斯錯綜)說；
註(一) 我的舊作近代文學十講(小板)五五〇頁以下參照。

Silberer, Problems of Mysticism and its Symbolism. New York Moffat, Yardand Co. 1917 • 這一部書也是從精神分析學的見地寫成的，關於象徵，寓言和夢的關係，可以參照同書的Part I. Sections I, II, Part II, section I.

又從民族心理這方面看，使古代的神話傳說的一切，都歸到民族的美的夢這一個結論了。

在內心燃燒着似的慾望，被壓抑作用這一個監督所阻止，由此發生的衝突和糾葛，就成爲人間苦。但是，如果說這慾望的力免去了監督的壓抑，以絕對的自由而表現的唯一的時就是夢，則在我們的生活的一切別的活動上，即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家族生活上，我們能從常常受着的內底和外底的強制壓抑解放，以絕對的自由，作純粹創造的唯一的的生活就是藝術。使從生命的根柢裏發動出來的個性的力，能如間歇泉（Geysir）的噴出一般地發揮者，在人生惟有藝術活動而已。正如新春一到，草木萌動似的，禽鳥嚶鳴似的，被不可抑止的內底生命（Inner life）的力所逼迫，作自由的自己表現者，是藝術家的創作。在慣於單是科學底來看事物的心理學家的眼裏，至於看成「無意識」的那麼大而且深的這有意識的苦悶和懊惱，其實是潛伏在心靈的深奧的聖殿裏的。只有在自由的絕對創造的生活裏，這受了象徵化，而文藝作品纔成

就。

人生的大苦患大苦惱，正如在夢中，慾望便打扮改裝着出來似的，在文藝作品上，則身上裹了自然和人生的各種事象而出現。以爲這不過是外底事象的忠實的描寫和再現，那是謬誤的皮相之談。所以極端的寫實主義和平面描寫論，如作爲空理空論則弗論，在實際的文藝作品上，乃是無意義的事。便是左拉那樣主張極端的唯物主義的描寫論的人，在他的著作工作 (Tra^vail) 蕃茂 (La Fécondité) 之類裏所顯示的理想主義，不就內潰了他自己的議論麼？他不是將自己的慾望的歸着點這一個理想，就在那作品裡暗示着麼？如近時在德國所唱道的稱爲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us) 的那主義，要之就在以文藝作品爲不僅是從外界受來的印象的再現，乃是將蓄在作家的內心的東西，向外面表現出去。他那反抗從來的客觀底態度的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mus) 而置重於作家主觀的表現 (Expression) 的事，和晚近思想界的確認了生命的創造性的大勢，該可以看作一致的罷。藝術到底是表現，是創造，不是自然的再現，也不是摹寫。

倘不是將伏藏在潛在意識的海的底裏的苦悶即精神底傷害，象徵化了的東西，即非大藝術。淺薄的浮面的描寫，縱使巧妙的技倆怎樣秀出，也不能如真的生命的藝術似的動人。所謂深入的描寫者，並非將敗壞風俗的事象之類，詳細地，單是外面底地細細寫出之謂；乃是作家將自己的心底的深處，深深地而且更深地穿掘下去，到了自己的內容的底底裏，從那里生出藝術來的意思。探檢自己愈深，便比照着這深，那作品也愈高，愈大，愈強。人覺得深入了所描寫的客觀底事象的底裏者，豈知這其實是作家就將這自己的心底極深地抉剔着，探檢着呢。克洛契之所以承認了精神活動的創造性者，我以為也就是出於這樣的意思。

不要誤解，所謂顯現於作品上的個性者，決不是作家的小我，也不是小主觀。也不得是執筆之初，意識地想要表現的觀念或概念。倘是這樣做成的東西，那作品便成了淺薄的做作物，裏面就有牽強，有不自然，因此即不帶着真的生命力的普遍性，於是也就欠缺足以打動讀者的生命的偉力。在日常生活上，

放肆和自由該有區別，在藝術也一樣，小主觀和個性也不可沒有截然的區別。惟其創作家有了竭力忠實地將客觀的事象照樣地再現出來的態度，這纔從作家的無意識心理的底裏，毫不勉強地，渾然地，不失本來地表現出他那自我和個性來。換句話，就是惟獨如此，這纔發生了生的苦悶，而自然而然地象徵化了『心』，乃成爲『形』而出現。所描寫的事象這東西中，就包藏着作家的眞生命。到這里，客觀主義的極致，即與主觀主義一致，理想主義的極致，也與現實主義合一，而眞的生命的表現的創作於是成功。嚴厲地區別着什麼主觀，客觀，理想，現實之間，就是還沒有達於透澈到和神的創造一樣程度的創造的緣故。大自然大生命的眞髓，我以爲用了那樣的態度是捉不到的。

即使是怎樣地空想底的不可捉摸的夢，然而那一定是那人的經驗的內容中的事物，各式各樣地湊合了而再現的。那幻想，那夢幻，總而言之，就是描寫着藏在自己的胸中的心象。并非單是摹寫，也不是模仿。創造創作的根本義，即在這一點。

在文藝上設立起什麼樂天觀，厭生觀，或什麼現實主義，理想主義等類的分別者，要之就是還沒有觸到生命的藝術的根柢的，表面底皮相底的議論。豈不是正因爲有現實的苦惱，所以我們做樂的夢，而一起也做苦的夢麼？豈不是正因爲有不滿於現在的那不斷的慾求，所以既能爲夢見天國那樣具足圓滿的境地的理想家，也能夢想地獄那樣大苦患大懊惱的世界的麼？才子無所往而不可，在政治科學文藝一切上都發揮出超凡的才能，在別人的眼裏，見得是十分幸福的生涯的瞿提的閱歷中，苦悶也沒有歇。他自己說：「世人說我是幸福的人，但我却送了苦惱的一生。我的生涯，都獻給一塊一塊疊起永久的基礎來這件事了。」從這苦悶，他的大作浮司德（Faust）威綏的煩惱（Werther's Leiden）威廉思台爾（Wilhelm Meister），便都成爲夢而出現。投身於政爭的混亂裏，別妻者幾回，自己又苦悶於盲目的悲運的彌耳敦，做了失掉的樂園，也做了復得的樂園（Paradise Regained）。失了和畢阿德里契（Beatrice）的戀，又爲流放之身的但丁，則在神曲中，夢見地獄界，淨罪界和天堂界的幻想。誰能說失戀喪妻

的勃朗甯的剛健的樂天詩觀，並不是他那苦悶的變形轉換呢？若在大陸近代文學中，則如左拉和陀思妥夫斯奇的小說，斯忒林培克和伊孛生的戲曲，不就可以聽作被世界苦惱的惡夢所魔的人的呻吟聲麼？不是夢魔使他叫喚出來的可怕的詛咒聲麼？

法蘭西的拉瑪爾丁 (A. M. L. de Lamartine) 說明彌耳敦的大著作，以為失掉的樂園是清教徒睡在聖書 (Bible) 上面時候所做的夢，這實在不應該單作形容的話看。失掉的樂園這篇大敘事詩雖然以聖書開頭的天地創造的傳說為夢的顯在內容，但在根柢裏，作為潛在內容者，則是苦悶的人彌耳敦的清教思想 (Puritanism)。並不是撒但和神的戰爭以及伊甸的樂園的敘述之類，動了我們的心；打動我們的是經了這樣的外形，傳到讀者的心胸裏來的詩人的痛烈的苦悶。

在這一點上，無論是萬葉集，是古今集，是蕪村芭蕉的俳句，是西洋的近代文學，在發生的根本上是沒有本質底的差異的。只有在古時候的和歌俳句的詩人——戴着櫻花，今天又過去了的詞臣，那無意識心理的苦悶沒有像在現代

似的痛烈，因而精神底傷害也就較淺之差罷了。既經生而爲人，那就無論在詞臣，在北歐的思想家，或者在漫游的俳人，人間苦便都一樣地在無意識界裏潛伏着，而由此生出文藝的創作來。

我們的生活力，和侵進體內來的細菌戰。這戰爭成爲病而發現的時候，體溫就異常之升騰而發熱。正像這一樣，動彈不止的生命力受了壓抑和強制的狀態，是苦悶，而於此也生熱。熱是對於壓抑的反應作用，是對於action的reaction。所以生命力愈強，便比照着那強，愈盛，便比照着那盛，這熱度也愈高。從古以來，許多人都曾給文藝的根本加上各種的名色了。沛得 (Walter Pater) 稱這爲「有情熱的觀照」(impassioned contemplation)，梅壘什珂夫斯基叫他「情想」(Passionate thought)，也有借了雪萊 (P. B. Shelley) 雲雀歌 (skylark) 的末節的句子，名之曰「諧和的瘋狂」(harmonious madness) 的批評家。古代羅馬人用以說出這事的是「詩底奮激」(furor Poeticus)。只有話是不同的，那含義的內容，總之不外乎是指這熱。沙士比亞卻更進一步，有如下面那樣地作歌。

這是當作將創作心理的過程最是詩底地說了出來的句子，向來膾炙人口的：

The Poet's eye, in a fine frenzy rolling,

Doth glance from heaven to earth, from earth to heaven,

And as imagination bodies forth

The forms of things unknown, the Poet's Pen

Turns them to shapes and gives to any nothing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Midsummer Nights Dream Actv. Se I.*

詩人的眼，在微妙的發狂的迴旋，

瞥閃着，從天到地，從地到天，

而且提出未知的事物的形象來，作爲想像的物體，

詩人的筆即賦與這些以定形。

並且對於空中的鳥有，

則給以居處與名。

——夏夜的夢，第五場，第一段。

在這節的第一行的 *Fine frenzy* 就是指我所說的那樣意思的「熱」。

然而熱這東西，是藏在無意識心理的底裏的潛熱。這要成爲藝術品，還得受了象徵化，取或一種具象底的表現。上面的沙士比亞的詩的第三行以下，即可以當作指這象徵化具象化看的。詳細地說，就是這經了目能見耳能聞的感覺的事象即自然人生的現象，而放射到客觀界去。對於常人的眼睛所沒有看見的人生的或一狀態「提出未知的事物的形象來，作爲想像的物體」；抓住了空漠不可捉摸的自然人生的真實，給與「居處與名」的是創作家。於是便成就了有極強的確鑿的實在性的夢。現在的 *Poet* 這字，語源是從希臘語的 *Poiein = to make* 來的。所謂「造」即創作者，也就不外乎沙士比亞之所謂「提出未知的事物的形象來，作爲想像的物體，即賦與以定形」的事。

最初，是這經了具象化的心像 (*Image*)，存在作家的胸中。正如懷孕一樣

，最初，是胎兒似的心像，不過爲Conceivedimage。是西洋美學家之所謂「不成形的胎生物」(abortive Conception)，既已孕了的東西，就不能不產出於外。於是作家遂被自己表現 (Self-expression or Self-externalization) 這一個不得已的內底要求所逼迫，生出一切母親都會經驗過一般的「生育的苦痛」來。作家的生育的苦痛，就是爲了怎樣存在自己胸裏的東西，鍊成自然人生的感覺底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或者怎樣造成理趣情景兼備的一個新的完全的統一的小天地，人物事象，而表現出去的苦痛。這又如母親們所做的一樣，是作家分給自己的血，割了靈和肉，作爲一個新的創造物而產生。

又如經了「生育的苦痛」之後，產畢的母親就有歡喜一樣，在成全了自己生命的自由表現的創作家，也有離了壓抑作用而得到創造底勝利的歡喜。從什麼稿費名聲那些實際底外底的滿足所得的不過是快感 (Pleasure...) 但別有在更高的地位的歡喜 (joy)。是一定和創造創作出一處的。

高中國文讀本

李華

弔古戰場文

古戰場者，古之戰地也。向言古戰場者，向言古戰場也。向言古戰場者，向言古戰場也。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空闊復不見人；河水縈帶，曲折羣山糾紛。紛亂踏兮慘悴，風悲日

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

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加兵戍守荆韓召募，召集萬重奔走，

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闢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余制）臆臆誰訴

？秦漢而還，（花奴）多事四夷；中州耗斁，（花奴）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

宣，武臣用奇；（花奴）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

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

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花奴）山川

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

纏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繚。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林胡——北狄之種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竭，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

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

信將疑；暗暗心目，寢寐見之；布奠稱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
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此句與前句皆云守四夷
守四夷者守其國也

高中國文讀本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時李愿居盤谷。其地處山陰，水石相激，草木蓊茂，居民鮮少。或曰：「此所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居之。

愿之言曰：「一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

愿之言曰：一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

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

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

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

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

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

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囁，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漢人曰：酒世無可

北齊書：魏及齊代

進士金谷白芍藥酒

後代稱之曰盤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以

備行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

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

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郵亭題壁詩

闕名

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茅屋；係自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

旁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

『妾家祖居金華府，浙江祖父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宋徽宗』

：弟兄晦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字孫婦名時

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意欲出仕蘇蒼生。此前年郡邑

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闈闈，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闈中此

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姦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

夜則挑燈理文稿。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扳，察院

來提誰與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遮留赤子此

爭號呼。彼時徵贖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屬家裏莫送

飯。嗟乎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

親鄰憐妾貧如洗，歛錢殷勤餽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
遠饒龍江邊，由八枝入路臨歧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
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盤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猶有子相依
傍，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
促裝登程戒行色，此行此空林日暮鷓鴣啼，沙多石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
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宿營在姑家也情思
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還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圍內，遠行不出
中門外，融融日影上闌干，融融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
嬌，繡牀新刺雙蝴蝶，久坐尙覺春風曉。誰知今日夫亡後，志天末遯荒要親走；
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
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涉長安道，穩坐不知
行路難，謝揖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
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

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

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聞者總悽酸，隔岸猿啼叫何許？

高中國文讀本

人間苦與文藝（節選自苦悶的象徵）

厨川白村著
魯迅譯

着重於永是求自由，求解放而不息的生命力，個性表現的慾望，人類的創造性，這傾向，是最近思想界的大勢，在先也已說過了。人認為這是對於前世紀以來的唯物觀決定論的反動。以爲人類爲自然的大法所左右，但支使於機械底法則，不能動彈的，那是自然科學萬能時代的思想。到了二十世紀，這就失了勢力，一面又有反抗因襲和權威，貴重自我和個性的近代底精神步步的佔了優勢，於是人的自由創造的力就被承認了。

既然肯定了這生命力，這創造性，則我們即不能不將這力和方向正相反的機械底法則，因襲道德，法律底拘束，社會底生活難，此外各樣的力之間所生的衝突，看爲人間苦的根柢。

於是就成了這樣的事，即使不是恭喜之至的人們，或脈搏減少了的老人，我們就不得不朝朝暮暮，經驗這由兩種力的衝突而生的苦悶和懊惱。換句話說

，即無非說是「活着」這事，就是反覆着這戰鬥的苦惱。我們的生活愈不膚淺，愈深，便比照着這深，生命力愈盛，便比照着這盛，這苦惱也不得不愈加其烈。在伏在心的深處的內底生活，即無意識心理的底裏，是蓄積着極痛烈而且深刻的許多傷害的。一面經驗着這樣的苦悶，一面參與着悲慘的戰鬥，向人生的道路進行的時候，我們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號泣，而同時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凱的歡樂和讚美裏的事。這發出來的聲音就是文藝。對於人生，有着極強的愛慕和執著，至於雖然負了重傷，流着血，苦悶着，悲哀着，然而放不下，忘不掉的時候，在這時候，人類所發出來的詛咒，憤激，讚歎，企慕，歡呼的聲音，不就是文藝麼？在這樣的意義上，文藝就是朝着真善美的理想，追趕向上的一路的生命的進行曲，也是進軍的喇叭。響亮的悶遠的那聲音，有着貫天地動百世的偉力的所以就在此。

生是戰鬥。在地上受生的第一日，——不，從那最先的第一瞬，我們已經經驗着戰鬥的苦惱了。嬰兒的肉體生活本身，不就是和飢餓黴菌冷熱的不斷的

戰鬥麼？能够安穩平和地睡在母親的胎內的十個月姑且不論，然而一離母胎，作爲一個「個體底存在物」（Individual being）的「生」纔要開始，這戰鬥的苦痛就已成爲難免的事了。和出世同時呱呱的啼泣的那聲音，不正是人間苦的叫喚的第一聲麼？出了母胎這安穩的床，纔遇到外界的刺激的那瞬時發出的啼聲，是纔始立馬在「生」的陣頭者的雄聲呢，是苦悶的第一聲呢，或者還是恭喜地在地上享受人生者的歡呼之聲呢？這些姑且不論，總之那呱呱之聲，在這樣的意義上，是和文藝可以看作那本質全然一樣的。於是爲免掉飢餓，嬰兒便尋母親的乳房，煩躁着，哺乳之後，則天使似的睡着的臉上，竟可以看出美的微笑來。這煩躁和這微笑，這就是人類的詩歌，人類的藝術。生力旺盛的嬰兒，呱呱之聲也宏大。在沒有這聲音，沒有這藝術的，惟有「死」。

用了什麼美的快感呀，趣味呀等類非常消極底的寬緩的想頭可以解釋文藝，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文藝倘不過是文酒之醪，或者是花鳥風月之樂，或者是給小姐們散悶的韻事，那就不知道，如果是站在文化生活的最高位的人間活動

，那麼，我以為除了還將那根柢放在生命力的躍進上來作解釋之外，沒有別的路。讀但丁（A. Dante）彌耳敦（J. Milton）裴倫（G. G. Byron）或者對勃郎寧（R. Browning）託爾斯泰·伊亭生（H. Ibsen）左拉（E. Zola），波特來爾（O. Baudelaire）·陀思妥夫斯奇（F. M. Dostojevski）等的作品的時候，誰還能容那樣猷風流的迂緩萬分的消閒心的餘地呢？我對於說什麼文藝上只有美呀，有趣呀之類的快樂主義底藝術觀，要竭力地排斥他。而於在人生的苦惱正甚的近代所出現的文學，尤其深切地感到這件事。情話式的游蕩記錄，不良少年的胡鬧日記，文士生活的票友化，如果全是那樣的東西在我們文壇上橫行，那毫不容疑，是我們的文化生活的災禍。因為文藝決不是俗衆的玩弄物，乃是該嚴肅而且沈痛的人間苦的象徵。

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

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

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

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合，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

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

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

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

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

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

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遶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以爲快也哉！

蘇洵 策論

蘇東坡 如行雲流水初無定準

蘇轍 滿胸才氣不如其見

之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逾荆關，距石碣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移若狐；欲前復卻。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

雖然，「臨事而懼，好謀乃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著也。本使國憤

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味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有槃澗碩人，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

，隱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貢諸本使前者；固虛衷翕受，拱聽明誨，即降至輿臺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

貌。

惟本使總總過慮，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蝟毛。

其偵騎之密布，選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奮報國之心，共作

同袍之氣。母許謗論，母許誣聽，母許越界，母許私徙。臨陣身必先，殺敵志

必果。勿欺淫，勿劫擄，勿囂張，勿浮動。遵所約則賞有差，悖所約則殺母赦

；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咸知。

辛稼軒詞選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祝英臺近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流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

摸魚兒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

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菩薩蠻 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山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古文學

周作人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天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祇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很是確當。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是很確當。這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并不限於本國，只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為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為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我們既然認定研究古文學為權利而非義務，所以沒有服從傳統的必要。我們讀古代文學，妨礙我們的享樂，使我們失了正解或隨入魔道的，是歷來那些

「業儒」的人的解說，正如玉帛鐘鼓本是正當的禮樂，他們卻要另外加上一個名分的意義一般，於是在一切敘事抒情的詩文上也到處加了一層綱常名教的塗飾。關雎鳩原是好好的一首戀愛詩，他們卻說這是「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南有樛木也是結婚歌，卻說是「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也。」經了這樣的一番解說，那儒業者所崇拜的多妻主義似乎得了一重擁護，但是已經把詩的真意完全抹殺，倘若不是我們將他訂正，這兩篇詩的真價便不會出現了。希伯來的「雅歌」以前也被收入猶太教以及基督教聖書經裏，說是歌詠靈魂與神之愛的，現在早已改正，大家承認他作一卷結婚歌集了。我們若是將詩經舊說訂正，把國風當作一部古代民謠去讀，於現在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上一定很有效用，這是可以斷言的。中國歷代的詩未嘗不受詩經的影響，只因有傳統關係，仍舊囚在「美刺」的束縛裏，那正與小說的講勸懲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隸了，還有些人將忠君愛國當做評詩的標準，對於古詩十九首，覺得他們與這標準有點不合，卻又捨不得摒棄，於是奇

想天開，將這些詩都解做「思君之作。」這自然都是假的，——並非因為我們憎惡君主政治所以反對他們，實在因為這解說是不合事理的。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盡忠的事實，但在文學上講來，那些忠愛的詩文，（如果顯然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倘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識的自欺，不能說是真的文藝。中國文藝上傳統的主張，正是這虛假的「為名教的藝術；」這個主張倘不先打破，冒冒失失的研究古代文學，非但得不到的好處，而且還要上當，走入迷途，這是不可不用心警戒的事。

古文學的研究於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裏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譬如討論無韻詩的這個問題，我們倘若參照歷來韻文的成績，自國風以至小調，——民衆文學雖然多是新作，但其傳襲的格調源流甚古，——可以知道中國言文的有韻詩的成績及其所能變化的種種形式；以後新作的東西，縱使思

想有點不同，只要一用韻，格調便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試着幾年來的有韻新詩，有的是「白話唐詩」，有的是詞曲，有的是——小調，而且那舊詩裏最不幸的「挂腳韻」與「趁韻」也常常出現了。那些不叶韻的，雖然也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爲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爲他只重在「自然音節」，所以能夠寫得較爲真切。這無尾韻而有內面的諧律的詩的好例，在時調俗歌裏常能得到。我們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話詩的兩條路，一是不必押韻的新體詩，一是押韻的「白話唐詩」以至小調。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有大才力能做有韻的新詩的人，當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話唐詩」以至小調爲條件。有才力能做舊詩的人，我以爲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蘇黃或任何人爲條件。只有古文還未通順的人，不必去贊歎舊詩，更不配去做了。——無如現在偏是文理不通的人愈喜歡做古文做舊詩，這真可以說是「自然的嘲弄」了。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

嗚乎！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翮夢幻想，甯知此爲歸骨所耶！

汝以一念之貞，遇人訛離，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受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日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

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慄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繻衣一章，適先生麥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遠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拈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櫛扶案出，一家陞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

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
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嬰婉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
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嬾，仗汝扶持；家中文墨，既汝辦治。嘗謂
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嫵，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
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
謂汝先予以去也！

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殫
，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
後，吾將再病，敦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賊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縣
懷已極，阿嬾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
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

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尚有幾許心中言，衆汝知聞。共汝簪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今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尚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樓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涇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汝死後纔周啣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裡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你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

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高中國文讀本

湖心泛月記

杭人佞佛，以六月十九日爲佛誕。先一日，闔城士女皆夜出，進香於三竺。三竺，即天竺、東竺、西竺也。諸寺，有司不能禁，留湧金門待之。

余食既，畢同陳氏二生震軒、詒孫，亦出城蕩舟爲湖遊。震軒能洞簫，遂以簫從。月上吳山，霧靄溟濛，截然劃湖之半。幽火明滅相間，約丈許者六七處，畫船也。洞簫於中流發聲，聲微細，受風若咽，而悽悄哀怨，湖山觸之，髣髴若中秋氣。霧消月中，湖水純碧，舟沿白隄止焉。

余登錦帶橋，震軒乃吹簫背月而行，入柳陰中，隄柳蒼鬱爲黑影，柳斷處，迺見月。震軒著白袷衫立月中，涼蟬觸簫，驚而羣噪。夜景澄澈，清畫船經隄下者，咸止而聽；有歌而和者，詒孫顧余：『此赤壁之續也！』

余讀東坡夜泛西湖五絕句，景物淒豔。憶南宋以前，湖面尙蕭寥，恨赤壁之簫，弗集於此；然則今夜之遊，余固未襲東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蹤迹，往往而類，安知百餘年後，不有襲我者，寧能責我之襲東坡也！

高中國文讀本

國後

天明入城，二生趣余急爲之記。

可惜太聰明了（據唐著中國史的新頁）

唐 鈺

中國人真聰明！傳播文明的利器，製紙術咧、印刷術咧、羅盤針咧，都是

中國人先發明。西洋歷史家認為推倒歐洲封建制度而開新紀元之重要品，『

火藥』，據說也是愛和平的中國人所發明的。發展個性之論見於呂氏春秋；社

會進化，分工愈細之說見於淮南子；大地游行，四時地位不同之說，尙書考靈

耀已發其端。運動第一律見於易（據嚴復天演論序），生物進化論見於莊子（至樂篇

據胡適中國哲學史）。總而言之，世界最大的發明，西洋最新的學理，都早

已爲中國民族所先得了。

伽利畧眞多事，費了許多精力，去研究無關緊要的物體運動；牛頓又不憚

煩地把他弄成爲運動律，結果弄得西洋學術界添了許多新學者新學問新學說新

發明。達爾文更笨，自己有好機會過舒服的生活，偏不知足，遠涉重洋跑到非

洲猛獸螫蟲之地去搜集什麼博物的材料；回家後又不休息休息，又竭了半生之

力，著了一本怪書，說什麼人與猴子是一家，把西洋的世道人心根本掀動起來

可惜太聰明了

乾！乾是乾陽 高中國文讀本

二

後能善備考訂，無端又在世界上添了許多新學者新學問新學說新發明，真是『天下本無事，偏生有這事』。

庸人自擾之！一回頭一看，『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一句話多麼乾脆，

而心志氣不發動，則其子也。又多麼微妙，寫在那裏，過了幾千年，絲毫沒有犯過使黃帝子孫大起紛擾的罪。

等若其理不過。一直到了最近，遇着一位念過重學的人，纔一旦恍然大悟這九字句，所

新制四時不說的就是運動第一律。你看我們的祖宗是多麼聰明！

感實不覺不美。好白其動也。西洋人真是笨骨頭。知道印刷，知道火藥，也就够了。他們偏要『硃硃窮

年』，『自討苦吃』，費盡心血，絞盡腦汁，創造什麼紙板、石板、珂羅板；

又創製什麼炸彈，開花彈、綠氣礮、高射礮。我們中國人多舒服，要印刷就把

他們現成的鉛印術，石印術，以及其他如此等類的術抄過來；要和自己人打架

，就把他們的機關鎗、迫擊礮、什麼撈什子的槍和礮一起買得來。人家賣力

，我們坐享其成，這豈不是聰明人的行徑！

『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是何等深奧的道

理。但像我們這樣聰明的民族早已參透了。所以自儼皮為禮以來，大生特

生「生生不已」。到了子孫「誦誦如螽斯之衆多」時，生生之道已窮了，我
們就「忠」
覺悟了，我們就「順時聽天」，水也好，旱也好，瘟疫也好，刀兵也好，讓他放手把大地
收拾得白茫茫真乾淨。乾淨以後，還是照舊地「生生不已」罷！說什麼研
究科學，發明機器，增加生產力，都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體。因為我們祖
宗又早已參透了。「物極則反」；「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盈虛消息

的道理自古如此，何必「與天爭勝」，落得「得過且過」；後世子孫遭殃，是
他們的事情，我們犯不着替他做牛馬。這又是一種多麼聰明的人生觀！

西洋人的祖宗真傻，喜歡多開口，多惹是非，說什麼二物同拋，重者先墜
於地；又說什麼上帝搏土作像，噓氣成人。弄得後來主要伽利略從披薩斜塔
拋下的小小東西同時落地，而歐洲學術家，「人仰馬翻」，闢了一個新天地；
達爾文的「離經畔道」的人猿同祖談一出而西洋又「人心大變」，開了一個新
紀元。我們的祖宗則「輕搖淡寫」地止說「天生民」，「祭神如神在」，不
管他如何生如何在；不消說此外「玩物喪志」致遠恐泥」的學說更不說。這

種漂亮的不落邊際的態度，就使東方這個大人海，幾千年永不揚波，大家「咬文嚼字」，「主靜持敬」地過去了。這又見得我們民族有多麼大的省力的聰明！

呂政聰明了，變封建爲郡縣，完成了第一次的「武力統一」。但劉邦更聰明，未得秦鹿的時候，罵儒生，溺儒冠；秦鹿已得，則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從此以後，無論什麼樣的人，無論用什麼樣的逆取的方法，止要天幸搶得這塊絕大的不動產，都有劉邦的軟法，比呂政焚書坑儒的硬法高明得多的法子可用。這般知時變的大儒止要聖帝明王肯把這大塊地皮刮來的脂膏分些餘瀝給他們，他們就都要去致君堯舜，起朝儀，改正朔，「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幾千年的老大帝國就安安靜靜地過去了。這又是何等聰明的制度！

取法法律持法者凡
儒者道也
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
我們既然有這樣謀道不謀技的人生哲學，所以幾千年
的凡此皆有
受用不盡
到了今日的中國，無論國計民生怎樣到「山窮水盡」，「百孔千瘡」
的地步，還可以一面鄙夷自然科學，排斥機械生涯，一面設立機關，創刊週

報，號召後進，標榜所謂精神文明而「道其所道」。這比西洋人「囚首喪面」，垢手濡足，逐逐於「奇技淫巧」的那種「形而下」的生活，當然聰明的多了！

哇氣
紀陶在閱微草堂筆記裏說西學所重不過名物器數之末。過了兩百多年，

而王闓運說「西本無學，工商而已。」這兩位先生的見解，可謂「先聖聖後，其揆一也！」但中國人真聰明，知道器數工商一定趕不上人了，就說政治法律比別人好；過了一會，政治法律也不如人了，就說文學哲學比別人好。到了現在，有許多人似乎又覺得文學哲學也不如人了；但我們還有話說，就說道德比別人好。但現在政治惡濁，社會黑暗，到處可以見到道德的墮落。然而我們還可以說中國的農村人民道德比別國人都好。說到村民道德，令我記得兩件事：

(一)有一回，我在鄉下看見一個村民把許多打碎的玻璃小片倒在路旁青草堆中。適有一個很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經過，對他說不要倒在那裏

可惜太聰明了

，恐怕要刺傷行人的腳。這個村民不理。

(二)有一回，我和兩個朋友——姑說是甲，乙——坐兜子上山。到半路，甲的兜夫中有一個似乎有點擡不動了。兜價約定六角。甲就把三角給他們，辭去兜子。但擡得動的那個兜夫一定要三角全歸他，擡不動的那個兜夫死不肯，寧願拚命擡上山去。我們因此勸乙的兜夫與他們交換，讓他們擡乙，因為乙的身體比較輕一點點。但乙的兜夫又死不肯，說起程時各人自己認定擡誰，現在不能掉換。結果，甲半就坐兜半走路地上山去，仍舊給他的兜夫六角錢。

我所以不憚這樣煩瑣地述這兩事，是因為那是我親見的實例。此外村民行事，比這些事重要而性質相似的還不少。但這些標榜東方農村道德的先生們所交盡是軍閥政客，足跡不出「輦轂之下」，「五都之市」，當然不會看見，所以還可以在那裏夢想「古風猶在野人家」，還可以「大言炎炎」地說中國人的道德，至少農民，是高於外國人。不說我們有許多不如人處，偏說我們大

的地方在人之上，不說我們不可教，偏說我們不屑學；這也止有聰明人纔有這樣的本事！

這個世界固然不爲笨人造的。但也不是爲聰明人造的；他是爲半笨不笨的人造的。說一句老話，「才者造物所忌」。說一句新話，「生存競爭，最宜者存。」生物學家常常警告我們說最宜者并不定是最優者。像我們民族這樣聰明，當然是屬於最優者，但恐怕不與這個爲庸庸碌碌的人而造的世界相宜吧！

十五，十二，三。

高中國文讀本

琵琶記

高明

喫糠

(旦上)

(商調過曲)(山坡羊)(旦)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迢迢不回來夫婿。
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軟怯怯不濟事的孤身。已衣盡典，寸絲不挂體。幾番拚
死了奴身己。爭奈沒主，公婆誰看取？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不不
，災共危！

(旦)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爭奈無錢去買。誰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
奴家背地自喫了甚麼東西。唉！不知奴家喫的是米膜糠糝。又不敢教他知道；便使他埋怨殺了我
，也不敢分說。真個好苦也！

(前腔)(旦)酸溜溜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微竟解的愁結。骨崖崖難扶持的病
身。戰兢兢難捱過的時和歲。這樣，我待不喫他呵，教奴怎忍飢？待喫他呵，教奴怎

生喫？思想起來，不若奴先死，圖得不知他親死時！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捱，實丕丕，災共危！

(旦) 糠，嘔吐介

(雙調過曲) (孝順兒) (旦)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自牢噎住。糠呵！你遭難，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喫着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 (旦) 糠和米，本是同依倚；卻遭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鄉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地把糠來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地教奴供養得公婆甘旨！

(前腔) (旦) 思量我生無益，便死不值甚的，倒不如忍飢死了爲怨鬼！只是公婆老年紀，靠奴家共依倚，只得苟活片時。片時苟活雖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浸把糠來相比！這糠尙有人喫，奴的骨頭知他埋在何處！

(外扮蔡公，淨扮蔡母潛上) 媳婦，你在這裏喫甚麼？

(旦) 奴家不會喫甚麼。

(淨搜看介) 這是甚麼東西？

(旦) 呀，婆婆，這東西你喫不得的！

(前腔) (旦) 這是穀中膜，米外皮。(外) 這是糠。你要他做什麼？(旦) 將來饑饉

堪療飢。(淨) 噫！這糠只好喂豬狗，如何自喫？(旦) 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

那糠雖不中喫，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 這樣苦澀的東西，不怕噎壞了你？(旦) 鬻雪吞

氈，蘇卿猶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喫些何慮！(淨) 媳婦，

我又不信這糠糝你如何便喫得下？(旦) 唉！爺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

(外，淨哭介) 媳婦，你原來背地裏如此受苦，我卻錯埋怨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

(外，淨同哭倒介)

(旦哭叫介) 公公，婆婆甦醒！

(正宮過曲) (雁過沙) (旦) 你沉沉向冥途。空教我耳邊呼。公公，婆婆，我不能盡心相奉事，反教你爲我歸黃土！教人說你死緣何故？公公，婆婆，你怎生便

割捨得拋棄了奴！

(外醒介)(旦)好了！公公醒了！公公，你鬧鬧些！(外哭介)

(前腔)(外)媳婦你擔飢事舅姑，媳婦，你擔飢怎生度？(旦)公公且自寬心，不要煩惱！(外)媳婦，婆婆錯埋怨了你，你也不推辭，到如今始信有糟糠婦！媳婦，我多應不久歸陰府；也省得爲吾死的累你生的受苦！

(旦扶外起科)公公，且請你去牀上安息，待奴家看婆婆如何。(叫介)婆婆甦醒！呀，不好了！婆婆不應，多管不濟事了！(哭介)

(前腔)(旦)婆婆氣全無，教奴怎支吾！唉，丈夫呵，我千辛萬苦爲你相看顧，如今到此，卻難回護！我還愁母死難留父！偷凶喪迭至，教我奈何！

(外)媳婦，婆婆還好麼？

(旦)媳婦不好了！(外哭介)

(前腔)(外)我當初不尋思，教孩兒往帝都。把媳婦悶得孤又苦，把婆婆又送黃泉路！媳婦，算來是我相擔誤！不如吾死，免把你再辜負！

(旦)公公，休說這話，自將息！

(外)媳婦，婆婆死了，衣衾棺槨件件皆無，如何是好？

(旦)公公寬心，待奴家自去措處。

(末扮張太公上)「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適間聽得蔡家老夫婦兩個疑惑他媳婦趙五娘背地自己喫了甚麼東西，及至去看他，卻在那裏喫糠，兩個老的見了，心中痛傷起來，一時都害了病。我不免去探視他一遭。(見旦，呼介)五娘子，你爲甚麼慌慌張張？

(旦)太公，奴家婆婆死了。

(末)唉，你婆婆死了，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今你公公在那裏？

(旦)在牀上睡着。

(末)待我去看他一看。(見外介)

(外)太公休怪，我起來不得了。

(末)老員外，不要勞動！

(旦)太公，我婆婆死了，後事都未備，如何是好？

(末)五娘子，你免愁煩，我自有的處。

(旦)怎好又煩累太公！

(仲呂八雙調)(玉抱肚)(旦)千般生受，教奴家如何措手？終不然，竟把他骸骨，沒棺槨送在荒塚！(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末)五娘子，你不必多憂！資送婆婆，在吾身上有！你只小心承值公公，莫教他又成不救！(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外)張公護救，吾媳婦實難啟口。孩兒去後，又遇饑荒，把衣衫典賣無留！(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末)老員外，你請自將息！少停，待我喚家僮討個棺木來，殮殮老安人，選擇吉日，送往南山安葬便了。

(外，旦)如此，多謝太公

(下場詩)(旦)只爲無錢送老娘。

(末)須知此事有商量。

(合)歸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

中國文學改良芻議

胡適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爲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爲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 一曰，須言之有物。
- 二曰，不摹倣古人。
- 三曰，須講求文法。
-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 六曰，不用典。
- 七曰，不講對仗。
-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一曰，須言之有物。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於言之無物。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 情感 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情感者，文學之靈魂。文學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 思想 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夔絕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未

矣。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倣古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詩吾一人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卽以文論，有尙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於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爲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於元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名因時勢風會而變

淨做備作
系京西京

，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特施耐庵之水滸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涼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晉石恩孫
魏都安陽
蜀都成都
吳都南京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倣古人」之說。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倣唐宋，亦不必摹倣周秦也。前見國會開幕詞，有云附於銜王師
遵義者時物「於鑠國會，遵晦時休。」此在今日而欲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更觀今

之文學大家，文則下規姚曾上師韓歐，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以為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而皆為文學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過為博物院中添幾許逼真「贗鼎」而已，文學云乎哉！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

沈俞慶文
心血
拜搖
下筆之法
兩口
濤園鈔杜句，半歲禿千毫。所得都成淚，相過問奏刀。萬靈噤不下，此

老仰彌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騷。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詩人摹倣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於以『半歲禿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彌高』之歎。若能灑脫此種奴性，不作古人的詩，而惟作我自己的詩，則決不致如此失敗矣。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一項。（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冰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今之有志文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三曰，須講文法。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其例至繁，不便舉之，尤以作駢文律詩爲尤甚。夫不講文法，是謂『不通。』此理至明，無待詳論。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

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為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為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為，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以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願今之文學家，

侍危亭恨
如芳華早萎
對去日思生
可憐
邊身
南夢
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日，務去爛調套語。今之學者，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

其所為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蹉跎，』身世『身世，』身世『寥落，』衣白『飄零，』衣白『蟲沙，』衣白『寒窗，』衣白『斜陽，』衣白『芳草，』衣白『春閨，』衣白『愁魂，』衣白『歸夢，』衣白『孤影，』衣白『雁字，』衣白『玉樓，』衣白『錦字，』衣白『殘更，』衣白

玉樓天去空歌同送空城秋草
玉樓天去空歌同送空城秋草
玉樓天去空歌同送空城秋草

舞這才不武
幾內孫鶴
秋以雁口

……之類，纍纍不絕，最可憎厭。其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實非之詩文。今試舉吾友胡先驥先生一詞以證之：
癸癸夜燈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亂無據。翡翠衾寒，鴛鴦瓦冷，禁得秋霄幾度？
么絃漫語，早丁字簾前，繁霜飛舞。裊裊餘音，片時猶繞柱。

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翡翠衾，鴛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癸癸如豆，」其居室尤無「柱」之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

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別無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吾所主張八事之中，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蓋以此

條最易誤會也。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看條係釘『餽釘』看席『瀨祭』，古人早懸為厲禁；若並

成語故事而屏之，則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

妙之意味，在用字簡而涵義多。此斷非用典不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詩，

杜甫詩

並不可寫信，且不可演說。來函狀『舊雨』，『虛懷』，『治頭治脚』，『

杜甫詩

舍本逐末』，『洪水猛獸』，『發聲振聵』，『負弩先驅』，『心悅誠服』，

杜甫詩

『詞壇』，『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鐵證』，……，皆典也。

杜甫詩

試盡挾而去之，代以俚語俚字，將成何說話？其用字之繁簡，猶其細焉。恐一

易他詞，雖加倍蕪，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處，奈何？……』

此論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為廣狹二義，分論之如下。

(一) 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廣義之典，約有五種：
(甲) 古人所設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義，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雖不讀書，

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謂用典也。上文所舉例中之『治頭治脚，』
『洪水猛獸，』『發聾振聵，』……，皆此類也。蓋設譬取喻，貴能切當：
若能切當，固無古今之別也。若『負弩先驅，』『退避三舍，』之類，在今日
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與之間，或可用之，然終以不用爲上。如言『退避
，』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語。成語者，合字成辭，別爲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
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也。『利器，』『虛懷，』『舍本
逐末，』……皆屬此類。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不可謂用典也。如老杜
詩云：『未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奭。』此非用典也。近人詩云：『所以曹孟德
，猶以漢相終。』此亦非用典也。

南史云：王公方南府者，劉豐嘗謂曰：南府至漢大軍。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
寥。』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
蕭。』

考
『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語。此亦非用典也。吾嘗有句云：『我聞古人言，一艱難惟一死。』又云：『嘗試成功自古無，漢道放翁此語未必是。』此乃引語，非用典也。

以上五種，爲廣義之典，其實非吾所謂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狹義之典吾所主張不用者也。吾所謂用典者，謂文人詞客，不能自己鑄詞造句，以寫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陳言以代之，以圖含混過去，是謂『用典。』以上所陳廣義之典。除(戊)條外，皆爲取譬比方之辭。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狹義之用典，則全爲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謂用典與非用典之別也。狹義之典，亦有工拙之別；其工者偶一用之，未爲不可；其拙者則當痛絕之。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謂用字簡而涵義多者也。客中無書。不能多

舉其例；但雜舉一二，以實吾言。

或言其略也

(1) [東坡所藏]「仇池石。」[王晉卿]以詩借觀，意在於奪。東坡不敢不借，先以詩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問道歸應速！」此用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 [東坡]又有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詩云：「豈意[青州六]

如酒後予平俗語

郵

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此雖工，已近於纖巧矣。

使服

(3) [蘇軾]「吾十年前嘗有讀十字軍英雄記一詩云：『豈有甌人羊叔子；焉知微

蘇軾詩 蘇軾詩其持陸抗字我信

服趙王父？十字軍真兒戲耳。獨此兩人可千古。』以兩典包盡全書，當時頗沾

沾自喜；其實此種詩，儘可不作也。

標本

(4) [江亢虎代華僑誄陳英士文]，有「未懸太白，先壞長城，世無鑿鑿，

蘇軾詩以爲若鯁者易剝以爲時國人深誅

乃戕趙卿」四句余極之。所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蘇軾詩以爲若鯁者易剝以爲時國人深誅

(5) [王國維詠史詩]：「虎狼在堂室，徒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沈，百年委

蘇軾詩以爲若鯁者易剝以爲時國人深誅

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

蘇軾詩以爲若鯁者易剝以爲時國人深誅

蘇軾詩以爲若鯁者易剝以爲時國人深誅

上述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處，終在不失設譬比方之原意；惟為文體所限，故譬喻變而為稱代耳。用典之弊，在於使譬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為主，使讀者迷於使事用典之繁，而轉忘其所為設譬之事物，則為拙矣。古人雖作百韻長詩，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與白香山悟真寺詩，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長律，則非典不能下筆矣。吾嘗見一詩八十四韻，而用典至百餘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懶惰之人，不知造詞，故以此為躲懶藏拙之計。惟其不能造詞，故亦不能用典也。總計拙典，亦所數類：

（一）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幾種解釋，無確定之根據。今取王漁洋秋柳一

秋柳自江陰城代美娟娟涼露欲為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
行行冷城見少何齊如如去北阿南
種種柳大苑空憐板渚隋堤冰，不見啣顰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柳柳園月柳葉救豆下白
柳柳樹如人何以堪此詩中所用諸典，無不可作幾樣說法者。
楊楊帝自板渚到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以河時
植植柳樹名隋堤。
永永豐坊在洛陽東也。

永豐坊在洛陽東也。

(2) 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學所以達意抒情也。若必求人能讀五車之書，然後能通其文，則此種文可不必作矣。

(3) 刻削古典成語，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懷，稱在位以曾是』此句係指兄弟而言，曾是係指在位而言，此句係指兄弟而言，曾是係指在位而言章太炎語)是其例也。今人言『爲人作嫁』亦不通。此句係指爲人作嫁而言

(4) 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寫山高與天接之狀，而曰西接天傾天傾。此句係指山高與天接而言

(5) 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往亂用作普通事實。如古人灑灑橋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種特別土風。陽關渭城，亦皆實有所指。今之懶人，

不能狀別離之情；於是雖身在灑越，亦言灑橋；雖不解陽關，渭城爲何物，亦皆言『陽關三疊』，『渭城離歌』。又如張翰因秋風起而思故鄉之蓴羹鱸膾，此句係指張翰而言今則雖非吳人，不知蓴鱸爲何味者，亦皆自稱有『蓴鱸之思』。此則不僅懶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種種，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

之說也。

七曰，不講對仗。排偶乃人類言語之一種特性，故雖古代文字，如老子

孔子之文，亦兼有駢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三排句

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貧而無詔，富而無驕。』『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於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迹；尤未有定

其字之多寡，聲之平仄，詞之虛實者也。至於後世文學末流，言之無物，乃以

文勝；文勝之極，而駢文律詩興焉，而長律興焉。夫駢文律詩之中，非無佳作

；然佳作終鮮。所以然者何！豈不以其束縛人之自由過甚之故耶？（長律之中

，上下古今，無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立乎其大者，不

當妄費有用之精力於微細纖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廢駢廢律之說也。即不能廢此

兩者，亦當視為文學之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也。

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皆為

白話小說為告
難之餽羊子
白話也！不
受其言乎哉
廢其禮

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爲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參觀上文第二條下。）蓋吾國之言文背馳久矣。自印度佛書傳入，譯者以文言不足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之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爲之者，是爲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體爲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唐宋人白話之詩詞可見也。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已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遼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則有水滸西遊三國……之類，戲曲則尤不可勝計。（關漢卿諸人，各著劇數十種之多。吾國文人著作之富，未有過於此時者也。）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爲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爲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路得之偉業，（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爲文言，凡

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以文言著書也。其後意大利有但丁「D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國語亦代起。路得「Luther」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一六一一年譯本，距今纔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爲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文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爲明代所阻，政府旣以八股考取士，而當時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復古爲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此斷言乃自作者言之。贊成此說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字俗語。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於鑠國會，遵晦時休」之類。）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遠在異國，既無讀書之暇晷，又不得就國中之先生長者，質疑問難，其所主張，容有矯枉過正之處。然此八事，皆文學上之根本問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故草成此論，以為海內外留心此問題者，作一草案。謂之芻議，猶云未定草也。伏維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吾國文學之發展

周代文學之研究

言辭者以上古之

如傳書其文判別

為有容格相類者

秦漢文學之研究

正統詩歌每以

新舊

又自

或

漢代文學之研究

詩經

楚辭

國語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中國文學改良芻議

上大總統書

梁啟超

前奉溫諭，沖挹之懷，悱摯之愛，兩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誠，有所仰贊，既而復思：簡言之耶？不足以盡所懷；詳言之耶？則萬幾之躬，似不宜嘵瀆以勞清聽。且啟超所欲言者，事等於憂天而義存於補闕。誠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筆再三，欲陳輒止。會以省親南下，遠睽國門，瞻對之期，不能預計，緬懷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來世變之憂，公義私情，兩難默契。故敢卒貢其狂愚，惟大總統垂察焉！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啟超良不欲更爲諫沮，益蹈愆嫌。惟靜觀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云膠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爲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墜落，而國本即自此動搖。傳不云乎：『與國人交，止於信。』信立於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於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令天下？民將曰

：『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率其趨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儕更何所託命者？』夫我大總統本無利天下之心，啟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盡喻諸悉聽之小民？大總統高拱深宮，所接見者，惟左右近習將順意旨之人，方且飾爲全國一致擁戴之言，相與徼功取寵。而豈知事實乃適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語，涉及茲事，類皆出以嘲諧輕諷；而北京以外之報紙，其出辭乃至不可聽聞；山陬海澨閭閻市之氓，則皆日皇皇焉若大亂之即發於旦夕。夫使僅恃威力而可以祚國也，則秦始隋煬之胤，宜與天無極；若威力之外猶須恃人心以相維繫者，則我大總統今日豈可不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恃也哉！

或謂既張皇於事前，忽疑沮於中路，將資姍笑，徒損尊嚴。不知就近狀論之，則此數月間之營營擾擾，大總統原未與聞。況以實錄證之，則大總統敝屣萬乘之本懷，既皦然屢矢於天日。今踐高潔之成言，謝非義之勸進，益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謂茲議之發，本自軍人，強拂其情，懼將解體。啟超竊以爲軍人服從元首之大義，久已共明，夫誰能以一己之虛榮，陷大總統於不義？但使

我大總統開誠布公，導之軌物，義正詞嚴，誰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國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輟陳橋之謀；則將來雖以帝國元首之威，又豈必能弭漁陽之變？倒阿授柄，爲患且滋。我大總統素所訓練蕃養之軍人，豈其有此！

昔人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斂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啟。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衆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啟超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曆數隨我大總統而同斬！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明知未必有當高深，然心所謂危而不以聞，則其負大總統也滋甚。見知見罪，惟所命之：

抑啟越猶有數言欲忠告於我大總統者：立國於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願大總統稍捐復古之念，力爲作新

之謀。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後能相維於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墜。願大總統常以法自繩，毋導吏民以舞文之路。參政權與愛國心，關係至密切。國民不能容喙於政治，而欲其與國家同體休戚，其道無由。願大總統建設真實之民意機關，涵養自由發抒之輿論。毋或矯誣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猶枝與榦。枝條盡從彫悴，本榦豈能獨榮？願大總統一面顧念中央威權，一面仍留地方發展之餘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舉國盡由妾婦之道，威逼利誘，靡然趨炎，則國將何以與立？願大總統提倡名節，獎勵廉隅；抑貪競之鄙夫，容骨鯁之善類。則國家元氣，不盡消磨；而緩急之際，猶或有恃矣。

以上諸節，本屬常談。以大總統之明，豈猶見不及此？願猶拳拳致詞者，在啟超芹曝之獻，未忍遏其微誠；在大總統藥石之投，應不厭於常御。伏維采納，何幸如之？去闕日遠，趨覲無期。臨書惻愴，墨與淚俱！

滬戰雜感九首 錄大公報文學副刊二百二十六期

劉永濟

按此詩從對面着筆。猶古希臘伊斯科拉氏 Aeschylus 所作「波斯人」The

Persians 一劇之寫法。而意亦同之。本刊編者識。

血濺黃沙不顧生。誓將忠義作干城。干城喻守憐渠自詡兵無敵。一樣橋邊有哭聲。

劉潛夫詩曰：「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

此橋邊聽哭聲。」淞滬之役。我國戰士出死衛國。神勇精忠。舉世欽歎。

而彼出無名，理曲氣竭。使誦潛夫此詩，不知當生何感也。又梁乾河

月黑風嚴盡楚歌。紛紛貂錦葬淞波。淞波本淞江扶桑少婦如相問。此即當年無定河。

聞去年張宗昌客日京。婦人有誦陳陶隴西行，問張無定河在今何地者，張

答曰，咱家只知有灤河遼河，不聞有無定河。一時傳為笑柄。

萬斛樓船不載情。碧波重疊送君行。碧波重疊從今銀甲春風手。盡作離鸞別鵲聲。

聞日軍徵調時，軍士家屬送行者，皆牽衣泣下。不如日俄戰役時之壯烈。

蓋其士氣先餒矣。

纔聞報捷詔書頒。旋見遶檣素旒還。畢竟將軍能愛士。尙留白骨付紅顏。

日庭諱敗，空報捷音，以愚其民。然傷亡之運歸者，縶纜相望。檣上皆懸

招魂喪旒。見者痛切盡爲失色。

聞道官家更點兵。一聲腸斷鐵車行。蛾眉宛轉車前死。難遏君王好武情。

報載日本三次增援軍登車待發時，忽來婦女數十百人，臥鐵軌間，阻車開

行。卒被軋斃數十人而去。

相公謀國亦忠貞。敗耗朝傳萬戶驚。歎浦波添僑婦血。出師猶用保僑名。

此次滬戰。日人以保僑爲名，出師六七萬，當戰端初開時。日軍令僑民組

便衣隊，四出擾害。被我軍殲滅無數。婦人痛夫傷子者，多投歎浦而死。

驕將鄰封還贖武。諸侯壇坫正裁兵。權衡符璽皆資盜。始見南華憫世情。

滬戰起時。適日內瓦軍縮會開會之際，日本亦與會之國也。當世賢士，多

嗤笑之，不知符璽資盜，莊生早慨乎言之，不足怪也

萬劫胡麻不返身。那教狼藉化烟塵。何因淨洗金戈氣。重見人間六合春。

淞滬惡戰。兩國傷亡枕藉。而其禍根則彼國軍人跋扈，於人民無與。倘若輩能及時悔禍，立釋兵戎，歸我失地。則我雖憤其強暴，爲人道計，當亦不欲深罪其民。以見我大國之風度。是有望於彼邦賢明之士者。

我似盤沙志不齊。曾聞此語妄相詆。而今試看長江水。爲爾澄清萬斛泥。

曾聞彼邦某大學教授譏我國民性如沙，雖堅而難合。彼國民性似泥，如汗而實堅。余謂此語亦得半失半。彼民如泥，爲彼自知之明。我民則實水而非沙。水之爲德，和平廣大，柔而能剛，弱而能強。淮南數語，頗善形容。所不幸者，今吾之水，方停壅淤塞，或橫溢泛濫耳。滬戰既發，我以羸劣之器，與強敵爭。鏖戰逾月，而彼技殆窮。上海一隅，自貴婦至乞兒，皆同聲響應，一致抗敵。雖曰民族思想之勃興，軍士衛國之忠勇使然。實則國民本性充滿於內，精神表曝於外也。當國者苟能因勢利導之。則汪洋浩瀚之氣，無堅不摧。傅合汙泥，將如我何哉！是有望於我國人者。故以綴吾詩之末章焉。

高中國文讀本

小品文

夏尊劉薰宇

一、小品文的意義

從外形的長短上說，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內的短文稱爲小品文。記事，敘事，說明和議論等是從文底內容性質上分的，長文和小品文只是由外形而定。因此小品文底內容性質，全然自由，可以敘事，可以議論，可以抒情，可以寫景，毫不受何等的限制。

小品文，我國古來早已有之。如東坡小品，就很有名；普通的所謂「隨筆」，也可看做小品底一種。近來在各國，小品文更盛行；並且體裁和我國向來的所謂小品文，大不相同。現在的所謂小品文，實即 *sketch* 底譯語。大概都是以片段的文字，表現感想或實際生活底一部分的。例如：

(1) 雪夜

「從早晨就暗淡的天，一到夜就下了雪了，由窗隙鑽入的寒氣，冷到微骨，好像甚麼妖魔用了冰冷的手，來捉摸人的頭頸似的。才將夜飯碗盞

收拾好的母親，在燈下又開始針線，父親呢，一心地看着新聞。飯畢就睡了的小妹，好像是日間跑得太利害了時時在被窩裏發出驚叫來。

雪依然沒有止，後園裏好幾次地有竹折斷的聲音。夜不覺深了，寒氣漸漸加重，遠遠處傳來的犬吠聲，聽去也覺得分外地帶着寒森淒清了。」
(寫景)

(2) 紅蜻蜓

「就枯草原上臥了，把書翻開忽然飛來了一個紅蜻蜓，停在書頁上面。頭影一動，就好像怒了他的樣子。即刻飛去了。飛也不遠，仍舊回到原處。我寂然不動的看他：尾巴緩緩地子子地動着，薄薄的兩雙翼翅，盡量伸張，好像單葉式飛行機的樣子，不時又閃轉着那大而發光的眼睛。

在晚秋的當午的強烈的日光中，紅色的蜻蜓，看去却反覺有點寂寞。

〔狀物〕

(3) 田畔

「倦了在田畔坐息。前面走過了穿着中學校制服的學生們，仔細一看，是K君與N君。他們不知道我在這裏，一壁走着一壁高聲地談着。

唉唉在小學校的時候，我比K君N君成績好得多，先生也說我是有希望的青年，只爲了貧窮的緣故，就這樣朝晚與田夫爲伍，我難道竟以田夫過這一生嗎？

那未免太悲哀了，但是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我心如沸沸了雖自己不願哭，眼淚已流下頰上了！」（抒情）

（4）雞

雞告訴我們天地底覺醒。但所告訴的，並不一定是光明。雞底第一次開聲，是夜底最黑暗的時候。

雞是在深暗中叫的，雞是在深暗中叫的！」（議論感想）

讀者讀了上面的例，當可明白小品文是怎樣的東西了，小品文雖然也有獨立製作的，其實多散見於長文中。有名的文學作品中含有小品文極多，幾百頁

的長篇小說，也可看成小品文底連續。在近代作品中，果能節取，隨處可得到很好的小品文例。

（一）
（二）

二、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着眼細處

（三）
（四）
（五）

小品文是記述實生活底一部分的東西，以描寫部分爲目的。要寫全體的事象，當然不是小品文所能勝任的。所以作小品文，必須注目於事物底細處，就極微細極瑣碎的部分發見材料。習作小品文所以能使人底觀察精細銳敏，原因就在這一點。試看下列：

（1）「鱗雲一團由西上升，飛過月下即映成五色，到紫色緣邊彩乃消滅，團團的月懸在天心，皎皎的銀光，籠罩着平和的孤村。四邊已靜寂了，地底下，潛藏的夜氣，像呼吸似的從腳下衝發上來。」——月夜。

（2）「一到半夜，照例就醒，醒了不覺就悄然，窗外有蟲叫着，低地顫動地叫着，仔細一聽；就是每夜叫的那個蟲。」

我不知於甚麼時候哭了，低低地顫動地哭了。忽而知道這哭的不是我

仍是那個蟲」——蟲聲。

上二例都是描寫秋夜的：一以月爲題，一以蟲爲題，一以景色爲主，一以作者底心情爲主。趣向不同，好壞雖難比較，然秋夜底情調，二者中，何者比較地能表示出來呢？不用說，後者勝於前者了。這個原因，由於（甲）欲以短小的文字寫繁複而大的景物，（乙）却只寫蟲聲（一個蟲聲）的緣故。

欲在一小文中，遍寫一切，結果必致失敗。初學者作「春日遊某山記」往往將上午某時出門，途遇某友，由何處上山，在何處休息，何處午餐，遊某寺某洞某時下山，怎樣回家等，一一列舉於短小的文字中，結果便成了一篇板笨的行事賬簿，當然沒有甚麼趣味可得的。

不但描寫景物是這樣，即在抒情文，感想文，議論文中，也是如此。小品文底材料，與其取有系統的整個的，不如取偶發的斷片的，例如：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這是崔護底詩，所以讀了能使人感動，全在他能觸物興感，把偶發的，斷片的材料來活寫的緣故。如果平鋪敘述，把一切事件都說到，就成了一崔護某處人，一日在某處遇一女郎……」樣的一篇東西，使人讀了，最多也不過得着「哦有這麼一回事」的感覺罷了。

就事件底全體來做小品文材料，結果只能得到點輪廓，不能得其內容。用譬喻來說，輪廓的文字，好像地圖是不能作為藝術品的，我們要作繪畫樣的文字，不需要地圖式的文字，因為從繪畫上才有情趣可得，地圖上是不能得到的。

從許多斷片的部分的材料中，選出最可寄託情感的一點，拿來描寫，這是作小品文底秘訣。好像打仗，要用少數的兵去抵禦大敵的時候，應該集中兵力，直衝要害，若用包圍式的攻戰法，就要失敗的，

三、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中心

前面曾說：小品文好像以寡兵抗大敵，非集中兵力，直衝要害，不可。又說：如果取整個的，多數的材料，不如細密寫少數的部分的材料。這裏所謂中

心，也就是這種態度底別一方面。

所謂中心，就是統一的意思。小品文字數不多，如果再散漫無統一，必致減少效用，沒有可以逼人的能力，試看下列：

「仍不到六時就起來了。因循慣了的我。這幾天居然把貪睡的惡癖矯正，足見世間沒有甚麼難事，最要緊的就是克己。克己……克己……校中先生所常講的克己二字底價值，到今方才了解。

盥洗以後：散步校園：昨夜新晴的天，又下起雨來，滿想趁今日星期日，出外遊耍，現在看去，只好悶居在校裏了。「不如意事常八九」：世間大概如此罷，」——朝晨。

上例前後二段間，並無何等所說的全是截然不同的事，就是無中心無統一的文字，令人讀了以後，不能得着整個的情味，這樣的時候倒不如把兩種材料分作成兩篇小品文。

沒有中心，文字就要散漫無統一，散漫無統一的文字，斷不能動人，但所

謂中心，不是一定限於事項的統一，事項雖不前後聯絡，只要情調心情上能統一時，仍不失爲有中心的文字。例如專寫西湖底早景，是統一的。但於一短文中如果兼寫西湖底早景，夜景雨景而確能表出西湖風景底情調（地方色）時，仍不失爲有統一有中心的文字。試再看下例：

「狗叫過好幾次了，父親還沒有回來。在洋燈旁縫着衣服的母親，漸漸把針的運動寬鬆；手中的布也次第澆^溜到桌上去了。」

鄰家很遠，大哥昨日到上海作學徒去了。窗外的風聲，犬聲，壁上的時鐘聲，以及母親底輕微的鼻息聲，都覺得使我感着說不出的寂寥。

狗又叫近來了。母親很無力地張開眼來。好像吃了一驚了似的。仍舊提起了縐羅羅布來一針一針地縫着。

夜不覺深了！——夜

上例材料上並不統一，儘有前後無關係的事項，但情調却並不散漫，讀了可以使人得着一個整個的寂寞無聊的感情。這就是以情調心情爲中心的文字。

從此，可知文字不可無中心，這中心用事項來做，或是用情調做，是不必限定的，只要不是雜湊的文字大概自然都有中心可說，因為我們要忠實地寫一事實或一情調時，決不至於說東扯西，弄成無統一的文字的。

四、小品文作法上的注意——機智

小品文如奇兵，平板的筆法，斷難制勝，非有機智不可，我們觀察事物，有正面觀察和側面觀察二種，正面觀察每多平板，常不及側面觀察的來得容易動人，因為正面的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部分，側面的部分，往往為人所不顧及的，能將人所忽略的部分，從事觀察，文字就容易奇警，而表現也容易成功。

相傳：有一畫師，出了一個「花襯馬蹄香」的畫題，叫許多學生各畫一副，大多數的學生，都從題目底正面着想，畫了許多落花，上面再畫一個騎馬揚鞭的人，這是何等地殺風景呢，有一個聰明學生，却不畫一片的花瓣，只畫一匹馬，另外加上許多隻隨馬蹄飛的蝴蝶；畫師非常贊許。這是側面觀察成功底一例。

側面觀察，就是於事物底普通光景以外，再去找出常人心中所無而實際却

有的光景來，這雖有賴於觀察力底周到，但基本却在機智底活動。凡是事物，無論如何細小，要想用文字把牠表現淨盡，究是不可能的，用文字表現，要能使人讀了如目見身歷，收得印象全在一二關於某事物的特色。只要是特色，雖很小很微，也足暗示某事物底全體。

例如：霉雨時候，要描寫這霉時底光景，如果用平板正面的觀察底方法來寫，不知要用多少字才能寫出，（其實無論多少字也寫不完全的）。在這時候，假使有人把「蛛網」詳細觀察，發見「霧樣的細雨，把蛛網繅成白色」的一種特別的光景，把這不大經人意的材料和別的事情景况寫入文字中，僅這小小的材料已足暗示霉天了，試再看左列各句：

(1) 「正午的太陽，照得山邊的路閃閃地發白光。山腳大松樹底樹身上流着黃白色脂漿。」——暑畫。

(2) 「日光在窗紙上微地地搖動，落葉掠下來在窗影上畫了很粗的黑

線。」

初冬晴日

上二例都是側面描寫，並不瑣碎地把暑日或初冬底光景來說，而暑日或初冬底光景却已活現了。

以上是機智底一方面的說明。機智還可從別一方面說：就是文字有精彩的部分，和平常的部分可區別。文字壞的，或者是句句都壞；文字好的，却不是句句都好，一篇文中，有幾句甚或只有一句好的，有幾句平常的，在好的文字中，這好的幾句底位置，常配得很適當。

在平常的文字中，加入幾句使成好文字。這種能力，是文者大概必須的，特別地在作小品文時，這能力格外重要。在小品文中，要有用一句使全體振起的能力才好。試看下列：

(1) 「弱小的菊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却顛顛地冷冷地舖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實有些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葉紹鈞母。

這文末句，是使全體統一收束的，在文中很力量，如果沒有末一句，文字就要沒有統一，沒有餘情了，又如：

(2) 正坐在椅子上誦讀英文，忽然一個蚊子來到腳膝下：被他一刺我身一驚，覺得很難忍；急去拍時，已經飛去了，沒有多少時候，仍舊飛近我身邊，作嗡嗡叫的聲。我靜靜地等他來，果真他回到原處，他伸直了腳，用口管刺入我底皮膚，兩翼向上而平，好像在那裏用着他的全副精神似的，我拍死了他，那掌上粘濕了的血水，使我感得復仇的愉快和對於生命的憐憫——某君蚊。

這篇所以還算好的關係全在末一句，如沒有末一句，全體就沒了意義。以上二例都是以末一句使全文振起的；其實有力的句子，并不一定限於放在末了。以上雖就描寫文而說，其實所謂側面觀察，所謂一句使全文振起，不限於描寫文，在議論感想等類的文字中，也很必要，在議論感想文中，所謂「警句」者，大都是側面觀察成功的，有振起全文的能力的，例如：

(1) 戲子們何等幸福啊；他們自己隨意選擇了扮作喜劇或扮作悲劇，要苦就苦，要樂就樂，要笑就笑，要哭就哭，但是在實生活上，却不能這樣。大抵的男女，都被強迫了做着自己所不願做的角色。這個世界是舞台可是却没有好戲。」——王爾特。1854年

(2) 「日日地過去，無論那一日，差不多都是空虛，厭倦，無聊，在後也不留甚麼的痕跡：一日一日地過去，這些時間，原實是無意味無智的東西，然而人總希望共同生存，他們讚美人生，他們將希望擺在人生上面，自己上面。及將來上面啊，他們在將來上面期待着怎樣的幸福啊。

那末，爲甚麼他們認作來日不像正在過着今日一樣呢。

不，他們並未想過這樣的事，他們全不喜想：他們只是一日一日地過去。

「啊！明日，明日！」他們只是這樣自慰，直到「明日」將他們投入墳墓中去爲止。

可是，一等入了墳墓，他們也就早已不想了。——屠介涅夫。（一）

上二例都是名文，寥寥數言中，實已喝破真理底一面。其末句都很有力，使人讀了怒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知如何才好；又本章第一節所舉的「雞」，差不多全體是警句，可以參照。

（一）

父 歸

日本菊池寬著
田 漢 譯

時間 明治四十九年光景

地方 南海道岸的小都會

人物 黑田賢一郎 二十八歲

他的弟弟新二郎 二十三歲

他的妹妹胤姑 二十歲

他們的母親珍娘 五十一歲

他們的父親宗太郎

佈景 中流階級底樸素的家庭，六鋪席子底房間，正面有衣櫃，上面放着鬧鐘

。前有長方形大火箱，從開水壺裏噴着熱氣，房中排出吃飯的矮桌子。

賢一郎像剛從衙門裏回，纔換過和服似的，很安舒地看着報。他的母親珍娘縫着東西。將近午後七點鐘，窗外天色已暗，十月初天氣。

父 歸

賢一郎 媽媽！胤妹那裏去了？

母 送衣服去了。

賢 還在替人家縫衣服嗎？我看別人家的事不接來做也可以了。

母 可是可以的，不過她總想出嫁的時候多帶一兩件好衣服去罷。

賢 （一面把報紙翻過來看）前幾天談過的那家，怎麼樣了？

母 胤兒好像不大中意似的，雖說他那邊三番兩次的來說這門親事。

賢 就財產一點說，總算一家好人家的了。

母 但是一兩萬的財產用起來也算一回事。就拿我們家裡說，你娘來的時候公債田地也值得兩三萬塊錢，可是後來你爹爹花天酒地的一用起來便像篩灰一樣了。

賢 （像喚起了不快的記憶似的，默然無語。）……………。

母 自己上了當，已够受了，所以我想胤兒與其論財產，還不如把她嫁給一個人品比較好的人。就沒有財產，只要丈夫的心地好也不至於受一世的苦。

賢 既有家當，人品又好，豈不更好麼？

母 那樣的事，怎麼望得到呢？胤兒無論長得怎麼縹緲，可是家裏總沒有錢。

現在可不比從前了，稍微辦一點嫁奩，就要花三五百塊錢哩。

賢 胤妹爲着父親的緣故，小時候已經嘗了不少的艱苦，她的嫁裝，我總得替

她竭力辦一下。我們的儲金若到了一千塊錢，就拿一半給她也可以。

母 也不必耍那樣多，祇要拿三百塊錢辦一下，就可以了，祇候你也討了親，

那末我可就安一安心了。人家說我的夫運雖然不好。子運却好。你爹爹丟

了我跑了一跑的時候我那時真不曉得怎麼好啊。……

賢 （想轉話題）新弟今天這樣晚還回來呀。

母 因爲值日，所以就晚了，漸兒說從這個月起又要加薪水呢？

賢 哦，他在中學校成績很不壞，所以不大願意當小學教師，但是只要自己肯

發憤用功，無論怎麼是有出頭之目的。

母 娘已經託人替你作媒去了，但是還沒有相當的。若是鄉下的姑娘倒好，因

爲那邊身分稍微高一點，或者不肯把女兒嫁給我這邊也說不定。

賢 再遲兩三年不妨。

母 但是若把胤兒嫁了，一定要替你討一個來。那末一來，男婚女嫁，我的事總算結束了一下。你爹爹跑掉了的時候，我抱着你們三個孩子，真不曉得怎麼好。可是，……

賢 已往的事說也無益。

（外面的格子門一開新二郎進來。一個眉目清秀的小學教師）

新二郎 我回來啦。

母 呀！你回來啦。

賢 今天不是回的很晚麼？

新 今天要查考的東西很多，真是沒有法子，阿，背都鬱痛了。

母 早就等你回來吃飯。

賢 吃了飯，最好去洗一個澡。

新（一面換着和服）媽媽！胤妹呢？

母 送衣服去了。

新（換了和服，很安舒的）哥哥，我今天聽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杉田校長說在古新街碰見了一個和我們爹爹很相似的人呢！

母和賢 唔！

新 杉田先生說：他正打古新街那有幾好家轎行的地方經過的時候，有一個六十多歲左右的老人家在前面走，仔細一看，很像見過似的；再走近去一看那個人的側面時，很像我們的父親。他說這人像極了宗太郎。但是宗太郎，右邊臉上一定有一個黑痣；若果然有黑痣他便要喊他一聲。他正安排走攏去看的時候，那個人悄悄地轉到冰神廟那條橫街去了。

母 杉田先生是你父親小時候的朋友，一塊兒練過鎗的，想必不至於看錯。但是也說不定，已經有二十年不見了呀。

新 杉田先生也是這樣說。他說怎奈有二十年沒有會面，也不能斷定一定是他

。不過一個從小一塊兒頑的宗太郎，若說會全然看錯了，也說不過去。

賢（露着不安的眼色）那麼，杉田先生沒有和那個人說話嗎？

新 若是看見了黑痣，本預備喊他的。

母 咳！想必是杉田先生看錯了吧？斷沒有同到一條街上，不到自己生長的家裏來的呀。

賢 但是，恐怕爹爹有點不好進家裏的門吧？

母 我以為他已經死了哩，他出外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新 聽說有人在岡山還碰見過他。

母 那也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久保家裏忠太到岡山的時候，聽說你爹爹正帶着獅子老虎，在那裏當馬戲場的老板。他把忠太請到酒館裏去吃飯，還問了家裏的情形。聽說那時他腰帶裏還放着金錶，穿的是綢衣服，很闊綽呢。自此以後，就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那時是和外國打仗的第二年，已經有十二三年啦。

新 爹爹真是個怪人。

母 他年輕的時候就不大管家事，愛做投機事業。他借了那樣多的錢，也不完全是耍掉了。據說他運千金丹到中國去賣折了本呢。

賢 (稍帶不愉快的表情) 媽媽，吃飯罷。

母 啊，不錯，不錯。祇願說話不覺忘記了。(起身走向廚房裏去，但聞其聲)杉田先生說看見的話，想來總是弄錯了。若是還活着，到了這樣年紀，至少總該有張明信片寄回家來呀。

賢 (稍帶嚴肅的神情) 杉田先生碰見那個人。是那一天的事？

新 據說是昨天晚上九點鐘前後。

賢 怎樣的裝束？

新 聽說穿得也不甚好。這外衣也沒有穿。

賢 唔。

新 哥哥你所記得的爹爹，是怎麼個樣子？

賢 已經記不起了。

新 不至於吧。那是哥哥不已經八歲了嗎？就是我也還模糊的記得。

賢 却記不起。從前也還記得。因為竭力要忘記他，所以就記不起了。

新 杉田先生常講起爹爹。據說爹爹年輕的時候，是個很漂亮男子。

母 （從廚房搬出飯菜）不錯呀。你父親從前是個有名的美男子呢。在爵爺家裏

做書僮的時候，據說夫人的丫頭曾經把情詩放在篋匣子裏送給你爹爹呢。

新 爲什麼要送篋匣子呢？哈哈……………。

母 他是丑年生的，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若肯安心守着家裏，此刻正是他做

老太爺享福的時候了。

（三人吃飯）

母 胤兒想也該回來啦。天氣已經冷起來了呢。

新 媽媽！今天淨願寺的椽樹上聽得有百舌鳥叫。已經是秋天了。……………哥哥！

我決定去應英語檢定試驗。因爲數學沒有好先生。

賢 那也好。依然到愛來克松先生那裏去學嗎？

新 打算那樣做；因為宣教師第一就不收學費。

賢 唔，總而言之，你得努力的幹一下，要特別用功，使人家知道不借父親的力，也可以成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我本打算去考高等文官。但是自從章程改定之後，非中學畢業的不得應試，所以我就把這個心思丟開了。你是在中學畢業過的，就該努力的幹一下。

（此時格門開處，胤姑回來，容貌中人以上，膚色瑩潔）

胤姑 媽媽，我回來啦。

母 你怎麼回的這樣晚呢？

胤 因為他們又託了我一些活計，並且還做了些別的事。

母 好！快吃飯罷。

胤 （一面就坐一面說稍帶不安的表情）哥哥，剛纔回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年老的人站在我們家的對面，呆呆地望着我們家的大門呢。

（三人都露出不安之色）

賢
唔！

新
怎樣的一個人？

胤
天已經黑了，看不清楚！可是個很高的人。

新
（起立，走到另一間房子，從窗裏外窺）

賢
誰？還在那裏嗎？

新
不，什麼人也沒有。

（兄弟三人沉默着）

母
記得他離家裏，是在孟蘭會後的第三天呢。

賢
媽媽！從前的事，請不要再說了。

母
我年輕的時候，雖然也很怨恨他，可是年紀一老，心腸就不知不覺的軟弱起來了。

（四人默不作聲，吃着飯，外面的大門忽砰然而開。賢一郎和他母親的面

色，受激動最多，但是激動的內容却極不同。）

男子的聲音 得罪！

胤 那位？（但是她胆怯不敢起立）

男子的聲音 珍娘在家麼？

母 在家。（好像被吸引去似的，跑往門口，以下祇聽得聲音）

男子的聲音 呵，珍娘嗎！

母 阿，原來是你。嚶呀，和從前大不相同啦。

（二人都帶着泣聲）

男子的聲音 好！祇要身體健旺便是再好沒有的事。孩子們想必都長大啦。

母 是呀！都長大了，都是很整齊的大人了。請上來看看。

男子的聲音 可以上來麼？

母 當然可以。

（離家二十年的父親宗太郎，形容憔悴，隨着老妻進房裏來。新二郎和胤

姑，凝眸望着他們父親的樣子）

新 這是爹爹嗎！我是新二郎。

父 阿！已經是一個英俊的少年了。記得離開你的時候。你還站都站不穩呢……

……。

胤 爸爸！我是胤貞。

父 聽見說有一個女兒，也長得這樣標緻了。

母 唉！你老人家，真不知道從那裏說起好！孩子們長得這樣大了？真是再好

沒有的事啊。

父 俗話說，「孩子沒有父親也可以成人」，這話真說得對啊。哈哈……。

（但是誰也不附和這笑聲。賢二郎靠着桌上，低頭不語）

母 賢兒新兒都是很能幹的孩子。賢兒在二十歲上就得了什麼普通文官的資格

。新兒在中學校的時候，從沒有出過前三名。現在兩個人可以賺到六十塊錢一月。就是胤兒呢，她也長得這樣標緻，已經有很好的人家來提親了。

父 這真是再好沒有的事。就是我在四五年前也還帶着二三十人，在江湖上賺大錢。因爲在吳郡把馬戲場的房子全燒了，受了極大的損失，後來無論做什麼總不如意。蹉跎復蹉跎，人已經半百以上了，在世上的日子一天天短了。漸漸想起妻兒子女所住的地方起來，不知不覺的便回來了。在世上沒有多久的人，還望你們好好的看顧。（凝視賢一郎）賢兒，你把那杯子替我斟上一杯好麼？你爹爹近來也沒有喝過好的酒啊！唔，只有你的樣子我還記得。

（賢一郎不應）

母 喂！賢兒，你父親既是這樣說了，又是父子們久別重逢，快斟上一杯，祝賀祝賀呀。

（賢一郎不應）

父 那末，新兒，你替我斟上一杯罷。

新 是。（快舉杯敬父）

賢（堅決的樣子）放下！沒有敬酒的道理。

母說什麼話，賢兒！

（父怒視賢一郎。新二郎和胤姑，低頭不語。）

賢（昂然）我們沒有父親。我們那裏有那種東西。

父（扶着激烈的忿怒）什麼？

賢（很冷的）我們若有父親，也不至於我八歲的時候，母親牽着我的手，從築港去投水。那時候幸虧母親誤投在水淺的地方，纔被人家救了。我們若有父親，我也不至於從十歲起便替人家當小使。我們因為沒有父親，所以把小時候一點樂趣也沒有的過去了。新二郎，你記得你在小學校的時候，沒有錢買紙買墨。急得哭起來的事麼？你記得你這教科書也買不完全，拿着抄本去上學，被朋友們嘲笑得哭起來的事麼？我們那裏有什麼父親，若有父親也不至於受那樣的虧苦了。

（珍娘和胤姑泣着。新二郎流着眼淚，老父由忿怒漸變作悲傷。）

新 但是，哥哥！既然母親已經那樣和睦着，凡事都請忍耐些罷，好不好？

賢（更冷酷的）母親是女人，她心裏怎麼想的，我不知道，但是假如我有父親

，那是我的仇敵。我們小時候挨了飢餓，或是受了委屈，一埋怨母親，母親總是說：「都是你們父親的緣故，若要埋怨，埋怨你們的父親罷。」我們若有父親，那便是從小時候就磨折我們的仇敵。我十歲起就在縣衙裡面當小使，媽媽在家裏糊洋火盒子。有一次母親一個月沒有洋火盒子糊。可憐母子四人祇好每天不吃午飯。這事難道都忘記了麼，我們所以拚命用功，無非想報這仇恨；無非想成功之後回轉頭來瞧瞧那拋棄了我們的人罷。無非想使人家知道我們雖被父親捨棄了，也能成個自食其力的人罷。我的腦筋裏一點也沒有留過父親愛我的印像，我的父親到我八歲為止總是在外面喝酒作樂，全不顧家裏的事。結果便借下許多不正當的債，帶了情婦跑了，併合自己的老婆和三個孩子的愛，還抵不得那個婦人呢。我的父親跑了之後，連母親替我貯蓄起來的那十六塊錢的存摺都不見了。

新 (忍着淚)但是哥哥，父親不是那樣，——那樣年老了麼，所以………………。

賢 新二郎！你不要那樣隨隨便便的喊什麼「父親父親。」認也不認識的人，

突然走進屋來，說是我們的父親，那里會立刻生得出父子的感情？

新 但是哥哥，我們既是他親生的兒子，無論父親怎麼樣總該奉養他老人家的

………………

賢 你說我們有奉養他的義務麼？自己不留餘地的圖快樂，一旦年紀老了，不

能做事了，又跑回來。無論你怎麼講，我決沒有父親。

父 (憤然的說，但也不過是做作的忿怒，毫無實力，)賢一郎！你對於生身的

父親，口齒這樣利害麼！

賢 你還說是我生身的父親麼？你老人家所生的賢一郎，早於二十年前，死在

築港了。你老人家於二十年前已經自己把做父親的權利拋棄了。現在的我

，是自己建造起來的我，我無論什麼人的好處都沒有受過。

(大家無話但聞珍娘和胤姑的啜泣聲)

父 好好。去罷。我也是用過三兩萬塊錢的人。無論怎麼落魄，弄碗飯吃總可以的。對不起。很擾了你們。（悄然欲行）

新 請等一等。哥哥若是說不願意，我無論怎樣，總是奉養你老人家的。就是哥哥也到底是父子之間，不久一定會回心轉意的。請等一等。我無論做什麼事總是奉養你老人家的。

賢 新二郎！你會受過那個人的什麼好處？我到還受過他一兩拳的好處，但你却一絲一毫都沒有受過。你入小學校的學費，是誰出的？你是誰把你養育大的？你不記得你入學校的學費是從你哥哥一點點兒當小使的身俸裏拿出來的嗎？你和胤妹的真正的父親是我。盡了做父親的職分的是我。你若想去奉養那人你祇管去奉養。不過哥哥不再和你說話了。

新 但是……。

賢 你若不服，就和那個人一塊兒出去好哪。

（母女繼續哭着，新二郎默然無語。）

賢 我因爲受够了沒有父親的苦痛，不想再把這種痛苦叫弟妹們受，所以晚上不睡覺地刻苦撐持，纔使弟妹妹都在中學畢了業。

父 (衰弱的)什麼話也不必再說了，我回來總是很妨害你們吧。我也不必定要靠兒子招扶，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還有。好，去罷。珍娘！你好生保養。你被我丟了，反是你的福氣呢。

新 (追着將去的父親)你老人家身上帶錢沒有？不是還沒有吃晚飯嗎？

父 (兩眼像哀訴着一樣)不要緊，不要緊。(將走下大門口，躓了一躓。腰撞在地板上。)

母 嚶呀，危險。

新 (將父抱起)此後有去的地方沒有？

父 (極銷沉的坐在那裡)倒路死的，何必要家呢。(像獨語一樣)我本來沒有跑進這個屋子的道理，可是年紀一老，血氣一衰，就自自然然的向着家鄉這邊走來了。回到這條街上來到今天已是三天了。每到晚上，便一個人站在

門口，因為門限太高，沒有敢走進來。……但還是不進來的好。一個錢也沒有，跑回家來，誰也要輕看的……我到了五十歲就思念起家鄉來了，總想至少帶一兩千塊整錢回來，向你們道歉。但是年紀一老，這這一點也不能如願了。（慢慢的立起來）唉！也好！自己的一身總不會對付不了的！（踉蹌的立了起來望了老妻一眼，闖門出去了，四人一時無語）。

母（哀訴的樣子）賢一郎！

胤哥哥！

（隔一會緊張之時已過）

賢新弟！跑去把父親叫回來！

（新二郎如飛的跑出門外。三人很緊張的等着。新二郎微帶蒼白的臉色跑回來）

新在南邊路上尋了一趟沒有看見，現在往北邊去尋，哥哥！你也來罷。

父 歸

賢（驚駭）什麼？不見！那有的事。

（兄弟二人狂跑出去）

——幕——

雪 後

康白情

雪後北河沿的晚上，沒有軋軋的車聲，啞啞的歌聲，啞啞的鳥聲……也沒有第二個人在那裏走路。

雪壓的石橋，雪鋪的河面，雪花零亂的河沿，——一片瑩光，襯出那黑影迷離的兩行稀樹。

遠天接地，彌望模糊。

隔岸長垣如帶，露出了垣外遮不盡的林梢；更綴上斷斷續續的殘燈——看到燈知是長垣盡處。

兀的不是一幅畫圖！

人在畫中行，還把格格格的腳聲，偷閒暗數：一步！兩步！三步！……

怎麼？好像不是走在這裏樣呢？溜來欲滑，踩去還酥——記取絨絨春草江南路。

忽見有淡淡的影兒，纔知道中天月色如許。

高級中學用

國文讀本

第二冊

所	版
有	權

一九三四年

售 價 大 洋 五 角	分 售 處 本 校 號 房 及 各 大 書 局	印 刷 者 北 平 震 東 印 書 館	編 者 志 成 中 學 國 文 學 科 編 輯 委 員 會
----------------------------	--	--	---

